

禮拜六

第一百

五十三期



THE SATURDAY. No. 153.

行印館書圖華中海上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
人
物

吸
大
前
門
牌
香
烟

落
落
大
方

駐華英美烟公司
有限公司
總經理



綠包紙袋 消毒藥水牙粉



總公司上海河南路四四四號
 漢口分社花布街
 北京總發行所廊房頭條
 各埠洋廣貨舖均有出售

本社所製消毒藥水
 牙粉向分紙袋與鐵
 盒兩種裝式茲為求
 普及起見另製綠包
 紙袋消毒藥水牙粉
 花紋相同惟包上印
 刷改用墨綠兩色並
 註明綠包字樣以資
 區別原料概照舊方
 惟台摩爾與石炭酸
 二藥則以亞羅摩爾
 ATOMOL 代之此藥為
 美國最新發明之口
 中消毒殺菌劑其殺
 菌之力甚強氣味清
 芳而價則較廉尚希
 購者注意為幸

定價

每包三十文
 每盒五十袋六角
 一分六厘

五洲大藥房

敝藥房創始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迄今已十有六載發行補身治病各種良藥行銷全國及海外久已馳名近年營業日盛曾於去年特派周孫二君歷赴歐美各國名廠二十五家直接訂約敝藥房為中國代理店凡各種原料藥材及化妝品醫院醫生紅十字會各大工廠應用藥品器械材料無不俱備並聘請醫學名家遵照局方配置名藥其中人造自來血一種有補血強身之功最為著名此外如海波藥女界寶月月紅助肺呼吸香膠等名目繁多不及備載另印衛生指南一書詳載服法功效如承函索請附郵票三分即行寄奉並代配醫生方劑無論拉丁文德文日文均可代配並可負完全責任謹此布聞
伏希公鑒

五洲大藥房謹啓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轉角

太和藥房

五洲固本皂藥廠

本廠即歐戰前德僑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去年由敝藥房收買後今改名五洲固本皂藥廠廠內布置均合科學方法所有機器完全德國出品現在即依照從前德僑成法加以改良原質純潔重用香料所製粗皂香皂均堅結耐用經久不變香氣常存為國貨肥皂第一良品如蒙惠顧無任感幸

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 同啓

敝藥房自運泰西各國原料藥材選用器械化學儀器婦女化妝香品大小鏡頭干片白金紙等無不俱全並自製六零六人中寶保肺漿等家用良藥特聘醫學士謝應瑞醫生王冠英醫生常住診治內外各症另設配藥部專配醫生方劑莫不推誠相待定價公平以副厚意

禮拜六第一百五十三期目次

寒爐雪話	……	西神
拈花微笑錄	……	鈍根
愛之奮鬥	……	周瘦鵬
靜觀軒雜綴	……	甦國
省議員的書記	……	老須
西諧拾遺	……	庸子
畫師遺言	……	陸鄂不
畏廬師近事	……	繆子
鈴聲	……	汪逸庵
歌樓趣語	……	聊止齋主人
噫汝胡爲乎哭	……	夏岡生

噴飯小錄	……	葉身康
一年	……	瞿寒影
轉灣的文字	……	哀時
潔癖	……	鄭萃夫
禮拜六的趣味	……	凌影女士
解放	……	朱瘦狂
我最歡喜禮拜六的原因	……	王念聖
小說模型	……	許塵夫
絲廠怪現狀	……	徐恬審
上海秘密	……	李允臣

上海慈善救濟正券給獎新章

本券發行目的為救濟災賑及補助本埠慈善事業購斯券者天必佑之●每十張中約有三獎可得獎額之多無出其右請試購之方信言之非謬●額設肆萬張每張售洋陸元

頭獎一張●獨得洋五萬元●貳獎一張●獨得洋一萬二千元●叁獎一張●獨得洋六千元●肆獎二張●各得洋二千元●伍獎二張●各得洋一千元●陸獎四張●各得洋五百元●柒獎十張●各得洋一百元●捌獎二十張●各得洋五十元●玖獎二百張●各得洋二十元●拾獎六百張●各得洋十五元●頭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二張各得洋四百元●貳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二張各得洋一百元●三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二張各得洋五十元●肆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四張各得洋三十元●伍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四張各得洋二十元●陸獎附獎上下各一張計八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頭獎末四字相同者計三張●各得洋二百元●凡與頭獎末三字相同者計三十六張●各得洋三十元●凡與頭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三百六十張●各得洋十二元●凡與頭獎末一字相同者計三千六百張●各得洋八元●凡與貳獎末四字相同者計三張●各得洋五十元●凡與貳獎末三字相同者計三十六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貳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三百六十張●各得洋十元●凡與貳獎末一字相同者計三千六百張●各得洋八元●凡與三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三百九十九張●各得洋十元●凡與肆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七百九十八張●各得洋八元●凡與伍獎末二字相同者計七百九十八張●各得洋八元●凡與二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一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三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四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五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陸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柒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捌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玖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凡與拾獎前四字相同者除上下附獎外計七張●各得洋十五元●總計得獎券數一萬零九百三十三張●共給獎洋十七萬七千九百四十三元

廣東德園著名婦科聖藥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正有效驗之烏雞
 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一
 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
 目混珠主治略列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酸
 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久不受
 孕血崩小產氣鬱痞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
 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
 效無病服之可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
 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
 加料五角雙料二元半單料一角加料小丸每兩五角
 單料二角半○兩購即寄贈送丸藥全○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對門廣東種德園老藥舖○電
 話中央五一〇六號



如欲買
 白鳳丸
 須要認
 明獎章

紅樓夢廣義

爾其魔力之大亦可謂至矣然其
 炙人口終多皮相之讀法欲求一能
 發明書中精義奧旨使人一讀而即
 能窺見紅樓夢之微妙之書實鮮是
 編為青山仙儂所輯於紅樓夢中一
 切人一切事物無不有所闡發其誅
 心之嚴無異春秋筆削論事之明有
 如老吏斷獄凡前此許贊索隱諸書
 所未經道及者是編無不一一發明
 之其文筆之簡鍊雅潔尤非時下人
 所能幾及凡讀紅樓夢者皆不可不
 讀此廣義也每部一冊大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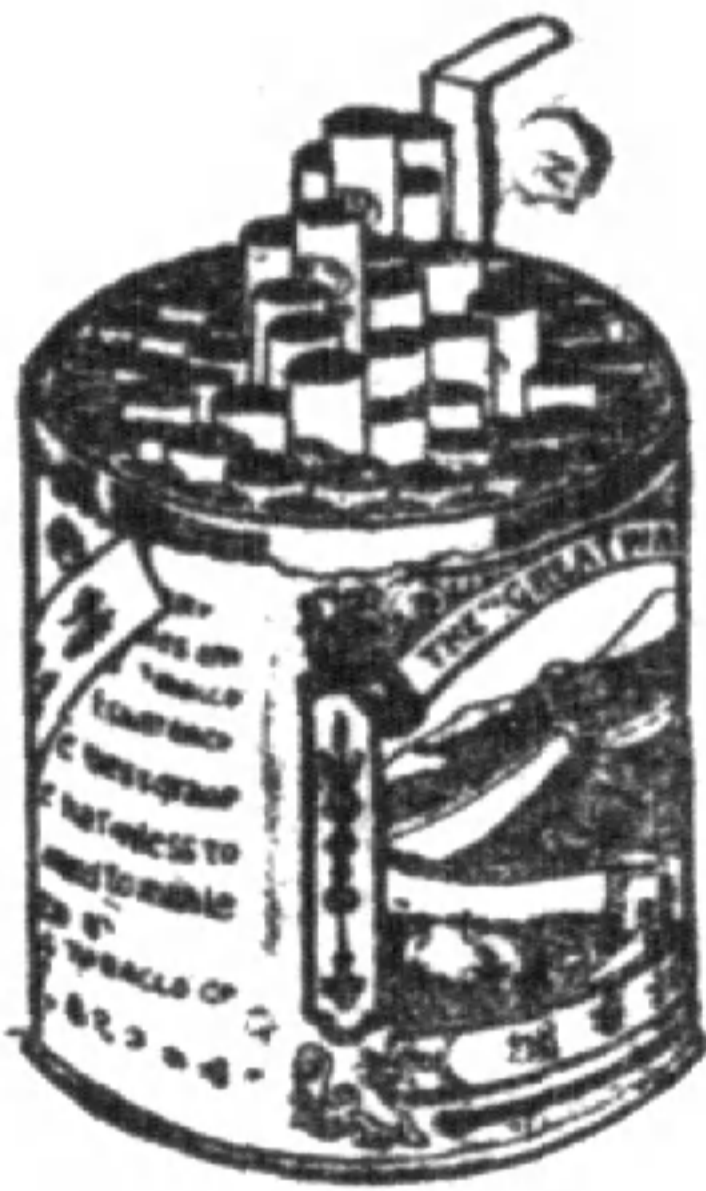
外埠函購郵票九五代現 外
 加寄費一成

上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發行
 代售處 各地大書局

愛讀禮拜六者 必喜吸大長城
 香烟 以禮拜六為最流行之小
 說週刊 大長城為最流行之國
 貨香烟也

◎ 請 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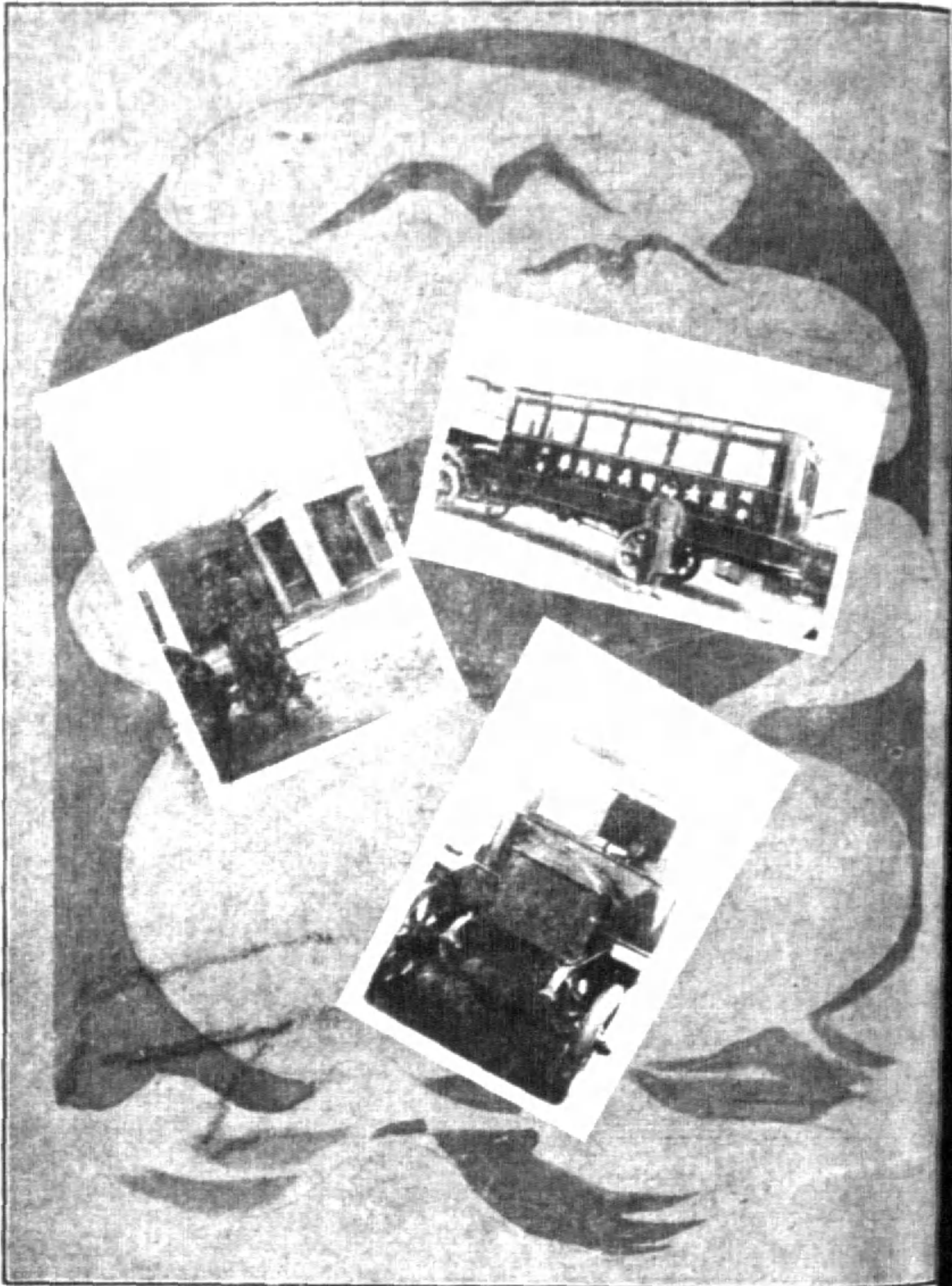
著名國貨香烟



每罐內附
 有贈券可
 換各種貴
 重獎品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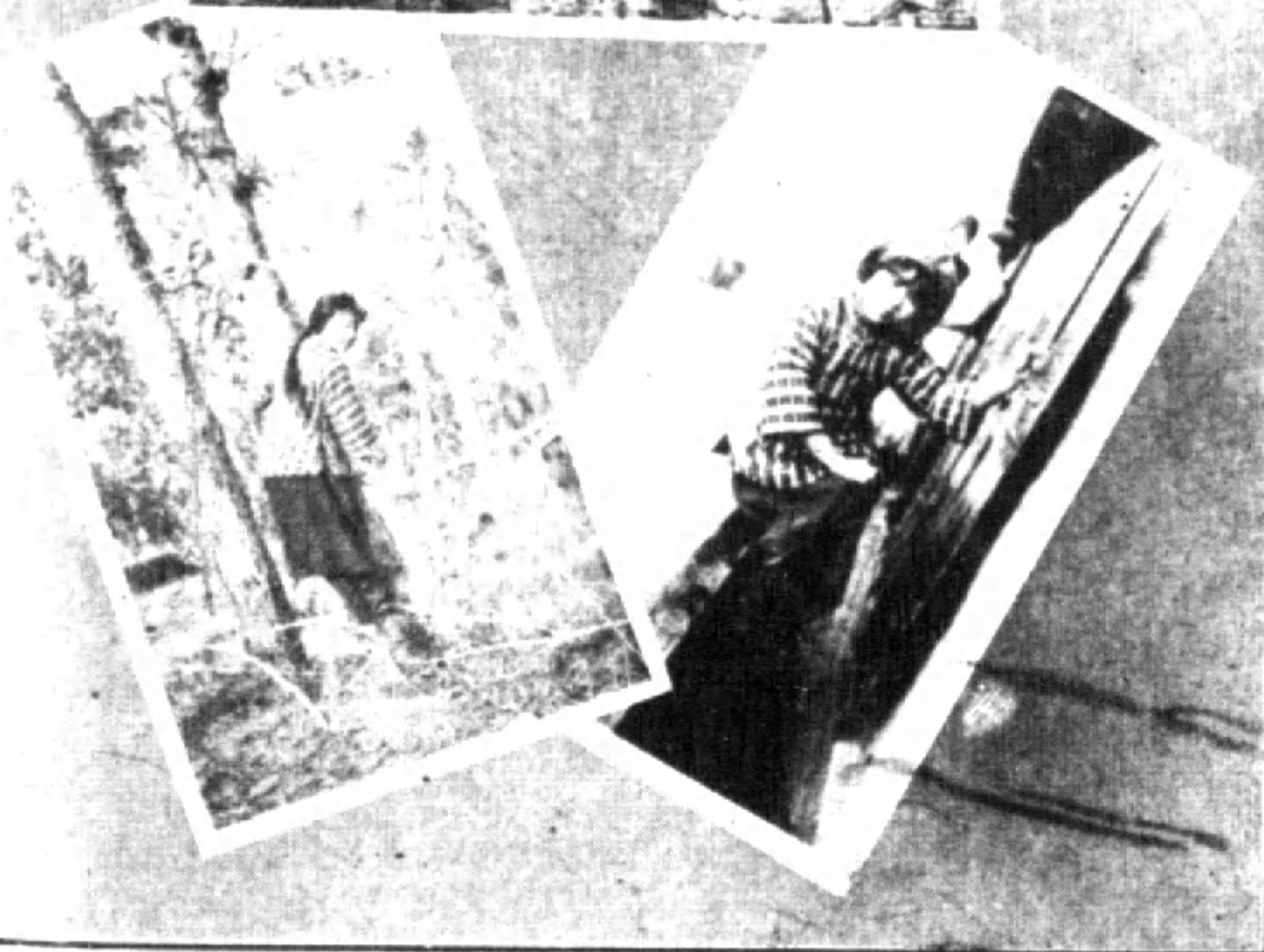
上海新發見之長途汽車



朱伯藩君贈

滬太長途汽車(上海至太倉)

禮拜六照片賽珍會選材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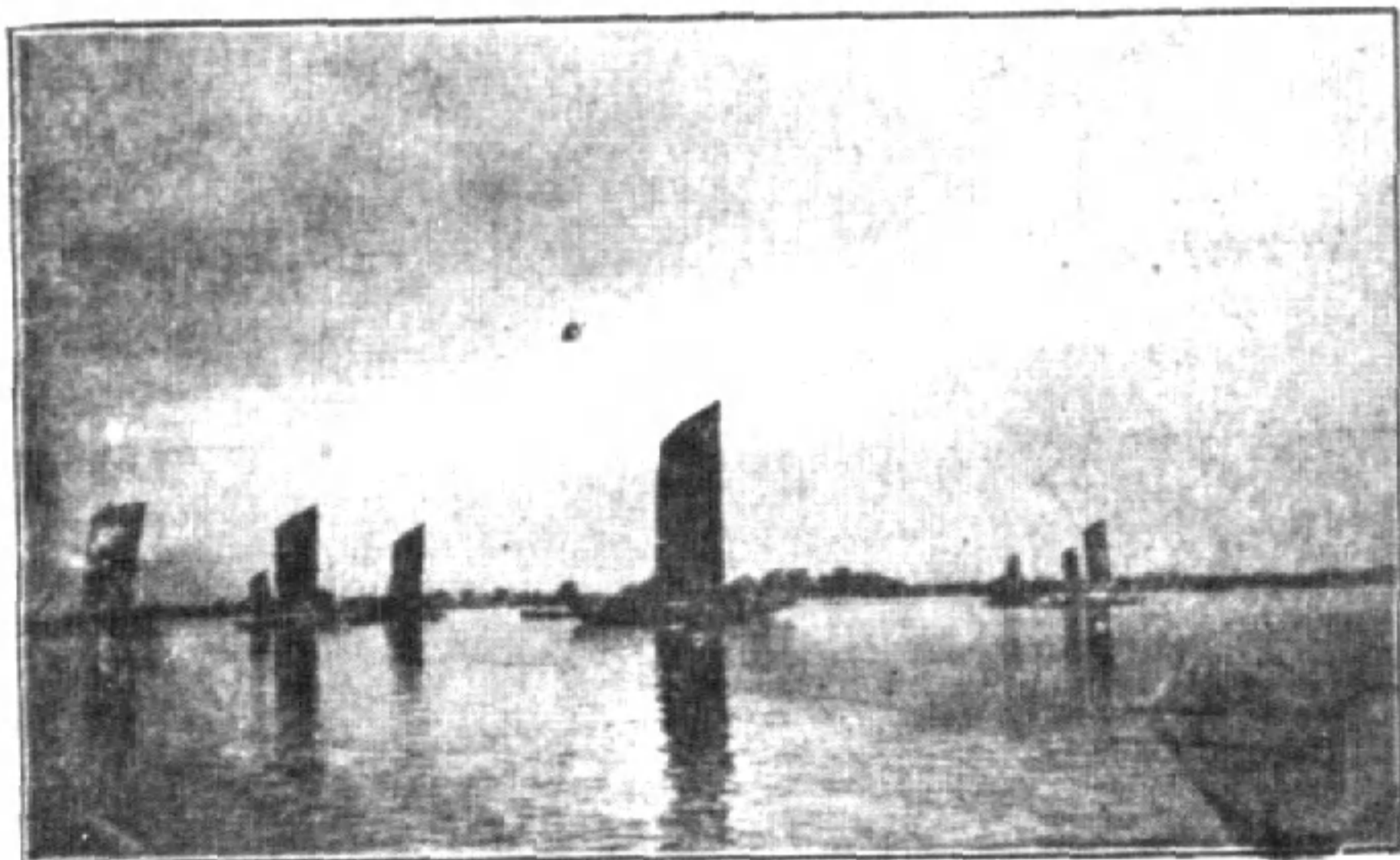


高璞女士

畫家王家濟遠之野外寫生



黃浦江頭之晨曦帆影



贈
七
人
艸

禮拜六照片賽珍會選材之六

禮 拜 六 照 片 賽 珍 會 選 材 之 五

潘 經 玉 女 士



徐 惠 賢 女 士

歡 迎 投 稿

中外奇異風俗之文字倘蒙

熱心君子撰賜刊登以供衆覽有益世道人心殊非淺鮮館本
拜 惠之餘敬當分別酬報仰答

盛情

一贈禮拜六若干期

一贈本館書券

一每篇贈五元至百元之現金

一每千字贈一元至十元之現金

醫 學 士

席 時 泰

科目

內外科

皮膚花柳科
眼科 耳鼻咽喉科

診費

出門診

壹元伍角

時間

每日午前十時至十二時

診所

上海三馬路大新街口
羅威大藥房

天津華北新聞大贈品

●愛讀「禮拜六」者注意

本報日出三大張由包天笑孫東吳葉楚傖李涵秋張繆子張培風諸先生執筆
。並附送小日報。內有漱六山房之九尾龜小說。與前出之十二集銜接一
氣。茲與禮拜六雜誌社特約。凡訂閱本報者。每月一律贈送禮拜六四冊
。郵費不加。但需掛號者。償還掛號費。至禮拜六爲週刊小說雜誌之冠
。早爲閱者所公認。閱者幸毋失此機會。因此項利益。祇準備八千號。
滿額卽行截止也。定閱價目。全年十元。半年五元九角。三個月二元八
角。一月一元。

天津東馬路三多街四號華北新聞啓

商業實用珠算大全

珠算一門爲商業上必須之學識其運用較筆算尤爲便利惜坊間所售之本率皆陳蕪不足供現在商業之用而以作學校課本尤非相宜此商學各界所同引各憾事者也商務印書館核帳員兼任河南路商界聯合會夜校珠算教員葉君織雯有鑒於此不惜精力編成商業實用珠算大全一書以應各界之需要全書分三編凡三十四章一百餘節第一編供普通練習者之用圖式詳細說明淺顯歸除口訣均解釋明白閱之可以自通第二第三編專供銀行錢莊及做外國定貨買賣先令大條等之用又凡定期活期零存躉付躉存零付月利複利預扣貼現等各種算法並國內國外各種匯兌計算法無不詳備而於先令美金法郎馬克荷盾等各國貨幣兌換計算暨各省通用銀平之比較尤詳每類均列表解檢查之時一目瞭然誠有志研究算術者之寶筏也茲爲普及各界起見特售預約一千部每部三厚冊定價大洋兩元預約實收洋一元郵費外加函索樣本請附郵票一分當卽寄奉

王君蘊章。字蕓農。別號西神殘客。江蘇無錫人。風流蘊藉。雅擅詞章。書法尤秀勁無倫。曩主商務印書館之小說月報婦女雜誌。海內文人交口稱譽。及王君去職。小說月報遂改用白話文。不復見班香宋豔矣。王君亦方執滬江大學教鞭。無暇更作詩詞小說。禮拜六雖屈之爲名譽撰述。一年來未嘗得其隻字。茲以鈍根數數強求。始決棄一兼職。爲禮拜六造福。寒爐雪話。蓋王君投稿之第一篇。敬爲略述經歷。俾初讀其小說者。識爲騷壇宿將也。 編者識

好端端的一個新年。忽然要分作陰曆陽曆。弄得忙忙碌碌。纔過了一個新曆新年。不多幾時。又要過一個舊曆新年。新曆新年是寫信忙。卡片忙。舊曆新年是討帳忙。索債忙。比較起來。究竟新曆新年。不過是一種形式上的具文。只有幾位學界中自命開通的人。或是無家無室和外國人接近的人。在那裏實行提倡。雖然是門懸翠柏。戶掛國旗。總覺著沒精打彩的。舊曆新年。却大不相同了。有錢的人。自有一番舉動。像籌備什麼大典似的。昇平簫鼓。燕九咬春。真是花團錦簇。就是無錢的人。也少不得放幾聲爆竹。換兩幅桃符。點綴新年景象。雖是習俗相沿。不易改革。一國之中。弄得沒有一定的節候。民國改造已經十一年了。不要說別樣單這一樁事情也。這樣亂七八糟的。怪不得湘

綺老人要做那副聯語甚麼南北相爭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了。閒話少說却說舊曆新年既然守着舊習慣大家當做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上海又是窮奢極欲無奇不有的地方新年中的形形色色一時也寫不盡許多但是臘尾年頭這個難關也實在不容易過去從表面上看來一班富商大賈場面何等闊綽試一考其內容那一個不是外強中乾在大年三十夜前兩天都是東羅西掘急得要死一到年初一依然搭起他的松香架子越是場面大的人越是不易周轉越是黑幕重重近來交易所等風潮把市面鬧得一塌糊塗此中秘密越發不可究詰還有中等階級的人家遭著這種潮流生活程度一天一天的高起來社交酬酢又沒有一樣可以節省得來平日間開門七件已是煞費張羅到了年關避債無臺送窮無術自然格外爲難做書人也是其中之一份子郊瘦島津正復無庸深諱奔波籌劃幸喜在小除夕那一天已經把各項帳目料理清楚苦中作樂買了一座天津白泥小火爐把秋天自製的木樨燒在火爐上燉上幾盃淺斟低唱雖然比不上黨家金帳紙閣蘆簾也還不俗窗前放上幾盆水仙膽瓶中插了幾枝紅梅幾箭春蘭袁中郎稱花瓶爲金屋生平沒有享過豔福茗椀爐香位置妥帖就算是神仙眷屬

無冰梭文舉箴膏盲左氏起廢疾穀梁墨瀟淋漓正待署款忽然有個不速之客款門而入這位客人姓程名喚蘭崖是十年前在輪船上認識的那時候我從上海到香港再從香港到新加坡他是廣東梅州人伯父在檳榔嶼經商是一位大資本家此次也正要到新加坡去我們倆一見如故在船中彼此聯句海天閒話藉消岑寂後來我倦遊返國他也到上海來辦了一種報紙洪憲改元報館被封他重新到南洋各埠今年秋間纔重來海上舊雨重逢蹤跡很密又因意氣相投彼此見了面無所不談他看了我這副對聯笑道寒窗試筆可惜沒有遠山險巖替你拂箋研墨哩我道椽燭修書香添半臂我輩那有小宋這種際遇就是你這樣突如其來怕也不做催租人敗興麼蘭崖道敗興的事多着哩我們生在這種五濁世界已經是我生不辰又偏偏住在上海這樣的地方同流合汙那一樁事情不令人矩氣像你此時還有這般的閒情逸致我正佩服你的好整以暇呢我聽了蘭崖這幾句說話忽然想到他近來經濟不甚寬裕論起他的人格總算是玉潔冰清一無可議但是太好了便合着周瑜嘲魯肅的先生真長者也一句話長者乃忠厚之別名人太忠厚怎能殼在現在社會上立足上海的社會本來是無風起浪平地生波曉得蘭崖的伯父是有名的華僑自

然○要○設○法○吸○收○他○的○膏○腴○來○佐○他○們○的○揮○霍○果○然○蘭○崖○會○入○他○們○的○圈○套○小○試○投○機○大○遭○挫○折○論○起○交○易○所○的○營○業○蘭○崖○豈○有○不○洞○明○利○害○之○理○祇○是○欺○以○其○方○君○子○不○免○同○時○有○一○位○湖○州○名○醫○姓○金○的○行○了○一○世○醫○道○掙○了○一○手○的○好○錢○臨○了○數○十○萬○家○私○盡○送○在○交○易○所○裏○氣○得○一○病○而○亡○有○人○說○金○某○畢○竟○於○醫○理○不○甚○高○明○不○然○豈○交○易○所○這○種○病○源○看○不○透○的○又○有○人○說○這○也○難○怪○金○某○交○易○所○這○樣○的○脈○理○好○像○一○個○人○生○了○一○種○怪○病○血○脈○債○興○陰○血○周○作○藥○不○對○症○自○然○一○病○不○起○像○蘭○崖○的○做○交○易○所○或○者○也○是○明○知○故○犯○死○馬○當○活○馬○醫○究○竟○藥○石○無○靈○天○下○斷○沒○有○姓○命○可○以○嘗○試○的○不○過○為○賢○者○諱○總○要○怪○交○易○所○來○引○誘○的○不○好○我○想○到○這○裏○便○問○蘭○崖○道○什○麼○你○又○發○起○如○許○絕○大○的○牢○騷○今○天○已○小○除○夕○了○年○事○怎○麼○樣○已○經○舒○齊○好○麼○蘭○崖○歎○一○口○氣○道○再○也○不○要○提○起○使○人○怪○膩○膩○的○你○想○我○又○不○是○沒○有○錢○不○過○遠○在○梅○州○遠○水○救○不○得○近○火○偶○然○受○了○交○易○所○的○影○響○一○時○周○轉○不○靈○自○己○又○不○肯○使○家○中○人○知○道○所○以○雖○然○擱○淺○輕○易○不○肯○至○家○中○取○款○論○起○我○起○交○遊○不○可○算○十○分○廣○闊○却○也○認○得○的○人○著○實○不○少○朋○友○緩○急○患○難○相○通○倘○然○啓○齒○未○必○就○嘗○人○家○的○閉○門○羹○十○扣○柴○扉○九○不○開○但○我○素○性○捐○介○道○義○之○交○自○然○不○可○以○這○等○事○和○他○商○量○文○章○知○已○也○未○便○學○欸○公○乞○米○做○到○竭

是滿座春風面面俱到大約是研究社交學卒業的平常足與我認託知己一禮拜內倒有兩三天到我寓內不是做這樣就是寫那樣好像把我當是他的行秘書一樣我仗着這個交情在十二月初頭就和他商酌要挪移些款項並且還說明有物件抵押的利錢照算時間也很短促的他就一口答應還說道這點小事算是什麼蘭翁未免太見外了物件萬不敢領停兩天我把款項自送到府上利錢也可不算的我信以為真候了好幾天並不見他的空谷足音却是應付的款項急待應付各店家也陸續把發票發來風雪殘年天寒歲暮早點兒對付他們也了却一樁心事就趕着親自拜望這位友人那裏知道他竟推托生病雖然夫子門牆不至於不得其門而入却受了一個前清官場舊例接帖擋駕回來之後我再寫封信去約他幾天之後再去面談到了那天他又叫一個人出來接應說是病得十分利害不可以風蘭翁的來意我知道了停兩天總有以報命我知道事情有些蹊蹺而且時候已二十外了等他這樣推三阻四簡直是急驚風碰着慢郎中那裏來得及呢就又寫了一封信說是倘有為難不妨直告我也好另至別處想法這封信去了之後便如石沉大海信息杳如我是忠厚待人還當他真個生病不過就是生病也不至於病到連回信都不能寫

心○上○也○未○免○有○些○懷○疑○然○而○那○時○正○要○料○量○年○事○也○沒○有○功○夫○去○偵○探○他○的○秘○密○趕○着○檢○點○行○篋○當○中○有○王○椒○畦○趙○次○閑○鐵○舟○上○人○諸○名○家○合○畫○的○冊○頁○一○部○還○有○幾○樣○精○緻○的○小○品○一○同○檢○出○另○備○一○封○信○送○給○一○位○甯○波○友○人○這○位○甯○波○友○人○雖○然○廁○身○商○界○却○是○很○風○雅○的○我○却○同○他○不○甚○接○近○不○過○承○他○的○厚○意○很○看○得○起○我○這○回○也○不○過○姑○妄○試○之○豈○知○早○上○送○去○到○了○晚○上○他○就○親○來○看○我○他○的○住○宅○離○我○的○寓○所○有○十○幾○里○遠○並○且○雖○然○認○識○了○好○幾○年○從○來○沒○有○到○我○寓○中○這○天○又○是○落○了○一○場○大○雪○他○竟○冒○了○風○雪○遠○遠○的○把○款○項○送○來○還○說○倘○若○不○敷○儘○可○函○告○畫○件○等○不○敢○收○受○不○過○筆○墨○精○雅○擱○在○舍○間○玩○賞○數○日○改○日○再○當○奉○還○便○了○說○罷○又○坐○了○好○多○時○候○暢○談○一○會○方○始○告○別○咳○像○這○種○友○人○方○纔○可○算○是○文○章○知○已○不○枉○我○認○識○了○他○一○場○上○海○社○會○五○方○雜○處○沒○有○這○樣○熱○腸○古○道○的○人○我○還○要○疑○心○在○社○交○上○做○事○的○都○是○那○位○交○易○所○中○人○物○簡○直○沒○有○一○個○好○人○呢○我○連○忙○截○住○他○的○話○頭○道○這○個○自○然○天○下○人○那○裏○能○夠○一○筆○抹○煞○只○是○像○交○易○所○這○等○營○業○實○在○有○些○不○甚○正○當○不○正○當○的○營○業○自○然○要○不○正○當○的○人○去○做○雖○然○其○中○也○儘○有○好○人○這○微○俸○嘗○試○想○發○那○不○勞○而○獲○的○大○財○的○罪○案○恐○怕○他○儘○管○能○言○舌○辨○也○不○容○易○自○圓○其○說○哩○蘭○崖○道○這○話○一○些○不○錯○本○來○是○俗○敗○民○偷○大○家○

闊個正着前兩天他不是說病得十分利害所以連回信都不能寫給我一封現在我看他的面龐却比從前更加豐富了神氣也很健旺像我不生病的人對了他倒覺得吟肩山聳自慚形穢當下他還同我着實敷衍說正要寫信不想蘭翁倒先枉駕病骨支離今天正是第一次強起見客蘭翁囑咐的事情多多得罪現款一時恰巧不能湊手寓中有交易所股票蘭翁儘管取去有了股票抵押起來也容易了我冷笑答道承你美意感激得很朋友通蟻原不須物件抵押若必須有物爲信小弟雖然身無長物這種股票也還可以拿出一大堆哩說罷立即興辭他一路送出依舊神色自若說了許多得間賜教的空話你想世情澆薄一至於此從前人說人情更比秋雲薄秋雲雖薄尙屬舒卷無心這種人簡直是有意奚落他人最難爲他的就明明食言而肥還要裝做假仁假義態度擁容行所無事我無端遇著了他自覺晦氣當下回到寓中却又見着一樁納罕的事情越覺得醜醜社會愈弄愈糟我們日與接觸不能夠學屈平之衆醉獨醒又不能學莊子之逃虛入玄一身成贅萬感如山那不令人宛轉含愁呢我道攔住閒文言歸正傳究竟你所看見的是那一樁事情我倒要洗耳恭聽哩蘭崖道我的鄰居姓董名叫而丞前清時做個封疆大員雲龍風虎遭遇非常

也○着○實○露○過○頭○角○清○鼎○既○移○他○就○掛○了○遺○老○的○招○牌○以○上○海○爲○避○世○桃○源○年○紀○不○過○五○十○左○右○宦○囊○中○放○著○幾○百○萬○的○家○私○總○算○既○富○且○貴○福○祿○齊○備○但○是○生○平○有○一○件○美○中○不○足○就○是○他○的○夫○人○妒○悍○異○常○從○不○許○他○納○妾○仕○官○當○作○執○金○兵○娶○妻○當○得○陰○麗○華○做○官○的○人○那○一○個○沒○有○這○種○思○想○凡○是○做○過○督○府○的○人○更○沒○有○一○個○不○是○金○釵○十○二○列○屋○閒○居○况○這○位○董○大○人○本○是○風○流○自○賞○個○儘○不○羣○自○然○格○外○愛○色○若○命○偏○偏○他○的○太○太○是○蘇○州○一○家○世○家○的○女○兒○手○段○高○強○善○於○排○外○弄○得○董○大○人○拜○倒○石○榴○裙○下○連○屁○也○輕○易○不○敢○放○一○個○半○生○宦○海○論○起○他○政○績○除○了○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見○鬼○唱○喏○對○人○磨○牙○之○外○這○生○平○不○二○色○的○德○政○牌○倒○是○表○影○無○慚○的○自○從○做○了○海○上○禹○公○無○官○一○身○輕○又○住○在○這○花○花○世○界○少○不○得○逢○場○作○戲○堂○子○中○人○知○他○的○來○歷○不○小○誰○也○不○大○人○長○大○人○短○的○馬○屁○拍○得○震○天○價○擲○花○雖○解○語○石○不○能○言○碍○着○這○位○太○太○正○苦○買○醉○有○金○藏○嬌○無○屋○忽○然○天○從○人○願○太○太○宣○告○遜○位○赴○西○王○母○的○瑤○池○宴○去○了○這○位○大○人○久○盤○思○起○比○著○黃○河○開○口○還○要○利○害○花○天○酒○地○沒○命○子○的○報○効○就○中○却○着○上○了○一○位○前○任○花○國○色○部○總○長○芳○名○叫○做○雪○桃○小○樹○一○定○要○納○爲○鑾○室○那○裏○知○道○雪○桃○小○樹○早○已○有○了○意○中○人○年○紀○又○輕○品○貌○又○好○董○大○人○和○他○比○較○起○來○除○了○幾○百○萬○家○私○以○外○却○沒○有○一○

罕所以董大人正想討他他却先不後收起牌子和董大人意中人租下了一所小房子算是從良家去了雪桃小樹的意中人姓陳原是一位公子却和董大人有些世誼平常在樓面上碰見趕着尊一聲老伯打得一團火熱現在世小姓却割了老世伯的靴子董大人不免有些生氣幸喜陳公子社交公開雖把一樹天桃移歸私第不比舊日章臺任人攀折然而對於董老伯却實行通家之誼綠楊春好杖履頻來有時花間卯飲竹戰了簾白首紅顏團尊促坐早已司空見慣不過名花有主雖許排闥平看究未便無因而至這天董大人却輕車減從瞞過家人避著公子獨個兒和雪桃小樹在繡閣中圍爐密語小鳥投懷老當益壯董大人問起公子雪桃小樹早把一方羅帕搵着香腮淚眼盈盈情波四溢個中膩語秘密難知正在難解難分之際陳公子却昂然直入相逢意外拍破面孔全不顧往日世交却一定要問董大人調戲良家婦女的罪名結果由董大人簽好了一張五千元支票孝敬公子一天風波纔算平安過去區區五千元在董大人身上原不算得什麼在陳公子一方面却因新近做交易所失敗年關到了正在沒法應付有此一筆鉅款憑空飛來儘可穩渡年關連新年中同着雪桃小樹坐汽車兜喜神方的澆裏也措置裕如了他們倆正在得意却

惹得董大人公館中的車夫傭僕都在門口說我們大人遇着了一個仙人跳說出許多不堪入耳的說話咳這又何苦呢我道金錢萬惡種種因緣莫非受了金錢的播弄這種事情在上海灘上一年之中也不知發生多少你是到此未久所以分外覺得稀奇未免看見駱駝當是馬背發腫少所見而多所怪了說到這裏火爐中的熾炭已變成雪白的灰夜氣沉沉奇寒砭骨蘭崖起身告別說明年再見和你再續這園爐清話罷蘭崖出後我想這一席話倒可做除夕守歲的紀念就把他寫了出來寄給鈍根先生做禮拜六上的補白。

▲拈花微笑錄

鈍根

持戒是苦事。其實是樂事。修士之持戒。極似富翁之積財。積財者過一日。即多一分。金錢檢其帳。簿不覺欣然自得。持戒者過一日。即多一分。定力深夜撫躬。不覺點頭自慰。譬如戒貪戒酒戒葷。戒色。初極堅忍之苦。然使忽一轉念。天下求財訪艷者。皆明知其難而偏竭心力以赴之。期得一旦如願。爲快然。則拒財却色之事。非亦可以難能而獨赴爲樂耶。

由前之說爲上乘說法。若爲養生節用而持戒者。便落下乘。或不甚覺持戒之可樂。然如余者。初

有足樂者。第爲養生節用而持戒。終屬中人以下資耳。戒怒最難。余垂髫時。卽讀宋儒語錄。頗以涵養自許。及入市井。與雜流伍。每遭非禮。輒一笑而去。不與較量。年來意氣益平。而橫逆之相加。乃益甚。所遇之人。竟有悖戾出乎意料之外者。濟人以財而受者。反謂人以余負其債。救人之危而受者。反欲毀余生命。名譽驟遭此境。亦不禁麤然而怒。旣而幡然自警。此殆冥冥之神。故設魔境以試余之定力也。急用全力以自斂。抑然而已。破戒矣。

●愛之奮鬥

影戲小說之一

周瘦鵑

英國名小說家雀爾甘恩勳爵 Sir Hall Caine 與柯南道爾哈葛德齊名。均以文學膺爵位者。嘗著有說部「上帝錫予之婦人」一書。傳誦歐洲全土。推爲言情小說中之傑作。旋經美國某影戲公司撮爲影片。愈覺生色。上星期演於維多利亞劇院。觀賞之餘。深爲歎服。爰記其概略。易其名曰愛之奮鬥。

世界中不論做甚麼事。總須從奮鬥中得來。纔有價值。纔覺可貴。若是袖着手兒閒坐。等好運來。尋

你使你事事順利時時得意世上可有這種便宜事麼就是情場之中也須從奮鬥中磨鍊一下纔能完成好事有情人終成眷屬要是畏首畏尾不敢奮鬥那就只得拚着一輩子向眼淚中去討生活了有情失意的青年男女們啊你們快不要哭了且揩乾淚眼來看那女英雄瑪麗麥克耐的奮鬥。

話說蘇格蘭地方有一個苦小子叫做但尼爾麥克耐租着田主藍貴族的田耕種過活終年裏勤雲犁兩手胼足抵很勉強的圖個口腹巨耐那藍貴族刻薄得很千方百計的挖苦農人作威作福因此上但尼爾受盡了無限痛苦背地就立了個誓說將來倘有發達的一天便要向藍貴族報仇使他伏在自已脚下抬不起頭來當下他就拋下了農人生活擔着一肩行李往美洲去仗着他二十年停辛停苦奮鬥了一場竟白手成家變做了一個大富豪他志得意滿帶着幾百萬黃金回到蘇格蘭故鄉那時藍貴族已死家道式微遺下一個兒子見了極大的債但尼爾暗暗歡喜就出了一大筆錢把那貴族邸買了下來這樣不算他還想得一個兒子好和藍貴族家一比高下誰知道這事竟不能如願膝下單有一個女兒瑪麗再也生不出兒子來到得瑪麗玉立亭亭已上了標梅年

族的爵位也換來了藍貴族在九泉之下不知要怎樣的推心泣血咧他想到這裏好生得意一天便向他女兒說道瑪麗爲父的擁着這偌大家產甚麼都有了但還有一事不能滿意就是沒有一個爵位終不能榮宗耀祖那小藍雖然窮了究竟是個貴族中人因此我想把你許配給他換一個爵位來你瞧怎樣瑪麗急道阿爺這事女兒有自由權不能聽你制配你喜歡虛榮我却不喜歡虛榮阿爺要是委屈我我是抵死不依的但尼爾再要說話瑪麗却一掉頭走了原來瑪麗實有一個情人在着名兒叫做瑪丁康拉德小時節青梅竹馬彼此已厮混慣了那一枝情苗也一年年的生長起來兩下裏相親相愛再也擺脫不得只是瑪丁是探險家那時正往南極探險去瑪麗一個女孩兒家那能拋得過他天性固執的父親禁不得再三逼迫就哭着答應嫁與小藍了小藍正在窮極無聊能娶一個大富豪的女兒少不得要帶過極厚的妝奩來供他揮霍自然何樂而不爲呢畢竟瑪麗是個有根器的女子早已打定主意從此要奮鬥下去當着洞房吉夕他就和小藍反臉立誓不和他住在一起小藍因着丈人峯已和他訂了條件於他是有利無損的因此不願提出離婚定要牽絆下去於是新郎新娘變做了名義上的夫婦彼此好似冰炭不能相容更說不上愛情兩

字了。但那蜜月旅行這回事可也不得不應個景兒。一同往埃及去。小藍本來也有情人的名喚愛爾瑪。李亞他早已約定愛爾瑪在埃及相見。所以一到埃及也就不管瑪麗了。好在手頭有着岳父給他的錢。儘夠供給他和情婦開懷行樂事。有湊巧瑪丁康拉德這時恰從南極回到埃及。預備他第二次的探險。一天月滿花芳之夜。兩口兒就遇見了彼此。笑一回哭一回。說不出話來。但他們也知道禮法上不許他們再生情愛。便咬着牙齒設法擺脫情絲。除了兒說了一聲再見。就掩淚分手了。不上幾時。小藍忽地在印度民政署中得了一個位置。須要立刻就職。因便吩咐瑪麗回蘇格蘭去。私下卻帶同愛爾瑪自往印度去。到此瑪丁康拉德便又和瑪麗相見。同離埃及。他們便對着上帝各訴胸臆。立下了誓。暫先結成夫婦。再圖後來的永遠團聚。半途分別。後瑪丁又探險去。瑪麗卻不回蘇格蘭。獨自到了法蘭西。打算先和小藍結婚。等瑪丁回來時正式結婚。從此花好月圓。再也沒有失意的事了。但尼爾久候女兒不回來。心中詫異得很。即忙派人四出探尋。後來知道瑪麗正在法蘭西已生了一個兒子。但尼爾得了這消息。好生歡喜。以為藍貴族的爵位可就換到了。當下便親自趕往法蘭西。勸瑪麗回來。瑪麗卻一口拒絕。說這兒子是瑪丁的骨血。和小藍不相干的。

悶。天。天。只。是。希。望。瑪。丁。回。來。誰。知。一。天。上。忽。地。傳。來。一。個。惡。消。息。說。那。探。險。隊。在。南。冰。洋。中。完。全。覆。滅。了。瑪。麗。傷。心。斷。腸。自。不。用。說。一。面。又。怕。他。父。親。要。來。威。逼。他。就。悄。悄。地。到。了。倫。敦。伏。在。陋。巷。中。不。敢。出。去。手。頭。沒。有。錢。便。做。工。過。活。一。些。兒。沒。有。懊。悔。以。為。他。為。了。愛。奮。鬥。為。了。瑪。丁。康。拉。德。奮。鬥。雖。死。也。情。願。的。那。時。小。藍。在。印。度。已。把。愛。爾。瑪。當。作。夫。人。逢。人。介。紹。後。來。不。知。怎。樣。被。人。知。道。了。上。官。說。他。荒。唐。削。了。職。就。離。去。印。度。同。愛。爾。瑪。回。到。英。國。他。聽。說。瑪。麗。生。了。個。私。生。子。便。提。出。離。婚。好。在。自。己。的。權。利。已。不。受。甚。麼。損。失。往。後。就。和。愛。爾。瑪。結。婚。如。了。他。的。心。願。這。當。兒。瑪。離。在。法。國。方。面。也。得。了。離。婚。的。允。許。狀。了。看。官。們。你。們。以。為。瑪。丁。康。拉。德。真。個。死。了。麼。呵。呵。他。那。得。便。死。他。死。了。瑪。麗。豈。不。是。白。白。奮。鬥。了。一。場。沒。有。報。酬。了。上。帝。在。上。決。不。如。此。薄。情。的。因。此。上。瑪。丁。在。九。死。一。生。的。當。兒。竟。遇。了。救。帶。着。了。英。雄。名。號。回。到。英。國。四。下。裏。尋。訪。瑪。麗。幾。乎。把。個。英。國。翻。過。身。來。誰。知。瑪。麗。沒。尋。到。卻。尋。到。了。小。藍。小。藍。便。說。了。好。多。的。話。詆。毀。瑪。麗。說。瑪。麗。如。何。生。私。生。子。如。何。被。家。中。攆。出。他。又。如。何。提。出。離。婚。瑪。丁。那。能。耐。下。把。小。藍。狠。命。打。了。一。頓。後。來。小。藍。墮。落。愛。爾。瑪。也。就。和。他。割。絕。了。那。時。瑪。麗。在。倫。敦。已。窮。得。沒。了。衣。食。仍。還。奮。鬥。下。去。小。孩。子。害。了。病。沒。錢。買。藥。快。要。死。了。瑪。麗。要。救。

這兒子卻沒法可想。一天晚上就瑟瑟縮縮的到街上去預備找一個男子把這清白之身換幾個錢來。那裏知道他遇見的第一人恰恰是瑪丁。康拉德于是瑪麗的奮鬥到此結束了。他爲了愛奮鬥竟占了完全的勝利。過後就和瑪丁結爲夫婦帶着他們的後子一同向海角天涯重行探險去了。

▲靜觀軒雜綴

甦國 杭州

關外某大帥自任疆圻後積資數千萬大半皆由強取巧奪而得之。雖非賄賂公行却是間接搜括其法惟何賭博是也。大凡各實缺官員之來謁者大帥必強其同賭罄其所得而後已。各員以大帥紆尊降貴無不樂爲報效。此中亦有一定之標準大約須獻其所得年資三分之二。聞有實缺知事某皖人因公晉謁大帥邀與辦此例行公事。某以未攜資本對大帥遂命副官處墊付數千金。八圍既罷某乃大負。大帥隨飭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之武裝護兵數名持條跟去取資。詎知某此次晉省確未攜帶多金而迫于勞又不敢言。遂趨商各銀號。然夜闌更靜已是十叩柴扉。九不開矣。護兵急於覆命威脅備至。幸某在奉多年尙有一相識之某錢莊乃商借數千金了此一

事乃孫君之同鄉也

某省長自被省議會彈劾解職後。某督借理民政。大過其省長癮。傳見各候補人員。戴猴而冠。笑柄百出。某日見一向姓候知事。竟語之曰。白先生。咱們那裏見過向君。唯唯不敢作聲。蓋向君先一日曾往傳見一次。而此日又被誤傳者也。一般候補界中以向君係奉督旨賜姓爲白。竟呼之爲白先生。

越中某師長。放蕩不羈。日與拆白倡優。博爲樂。自大世界開幕後。無日不見其榮。載遙臨。同時有卸職某都轉。眷暗娼石氏。姑嫂杭人。稱之曰雙妹。牌鬢影衣香。招謠過市。與某師長同爲大世界特別維持員。有無賴律師某。日追隨於後。專司引誘拉牽等事。杭人戲呼某師長爲大世界巡閱使。某都轉爲巡閱副使。某律師爲參謀長。今大世界宣告暫停。吾輩小民亦久不見巡帥等之尊容矣。

甲寅予在京師。晤某伶（聞係尙小雲之師）於陶柳遺寓中。述有一事。至堪發噱。某日戲報譚叫天。金秀山合演全本捉放曹。于文明茶園。是日適秀山在內城某邸唱堂戲。時間衝突。迫不及待。乃強何桂山代之。何初不肯。經後台管事者再三哀求。始允登台。自捉曹演起。精神飽滿。彩聲

雷動及演至宿店時。陳宮對曹操曰。明公。你我在此住店罷。詎知何九之曹操大聲曰。我不住店。我過了五道廟就到家啦。（何家住五道廟附近故云）竟掉鞭而入。叫天之陳宮爲之駭然。無奈唱一句快馬加鞭趕路程。匆匆下場時。尙紅日當空。舉座爲之大笑。然何九在俗界中資格最老。雖叫天亦無如之何也。

●省議員的書記

老須南京

我做這一篇小說的宗旨。先要聲明。決不敢對於神聖之省議員有所挖苦。無非是將我生平所受精神上的苦痛。從實招供出來罷了。我生平所受的苦痛。除此以外。尙有被匪擄去充當肉蛋三個月一事。備受種種人間地獄之苦。這是關於肉體上的過幾天也。打算做一篇陷匪三月記。給諸位看了。作茶餘酒後談助之資。

我自學校畢業。便交惡運了。從此無依無靠的孤兒。這衣食住三個問題。件件都要自己替自己籌畫。一天不做便一天沒吃。那時有一位熱心朋友。好比雪中送炭般的介紹了我一個位置。這位非他。乃在本省省議會議員卜詩仁卜先生家裏充當一名書記。我想別的事我不能幹。這書記生

前雖是織小機出身難爲他狠認得幾個字近年來更是有財有勢能夠和督軍省長一桌子吃飯你須要小心。的話束修每月八塊錢是否自己管飯不得而知我那時心中甚喜什麼也就不管了。那年的燈節後我拿着我這朋友的介紹信雇舟上城來投奔這位卜議員卜先生了先在城外一家小客棧中住下看看天已大亮便起了一個絕大早起打聽問信到卜公館伺候但到了又時自己又明白過來時候太早卜先生的身分豈有這時候便起床的道理立志便在門房裏座待好咧那門房裏的二爺本想不納見我有信件便接過來念道煩願桌輔君面呈卜大人台啓名內詳又看了我名刺半天纔說了一句請坐一坐主人昨夜睡得狠遲起來還早呢一面說一面意欲把信拿進去我說不必須當面捧呈這二爺就不則聲廷自去了我揀一隻椅子坐下考察這門房內的裝飾雖不能說怎樣的華麗比起我的舍間來却闊多了最觸目的掛着一副大名貫耳的大人物北通州章審所寫的對聯上款乃是陞富一兄屬五字樣得俗聯軸的隔縫中間掛一張軍裝照片這面貌着實生得慶頭鼠目穢屑不堪還生了三四根狗鬚蹠得高高的心想這不是剛纔二爺的相貌不知是那樣的喬裝正在胡思亂想間舉目又看見檯子底下還放着一副狠講究的烟盤傢

生烟燈上還有些青烟鼻鼻的冒出來呢。

我在門房裏約摸坐了有兩個鐘頭光景這位二爺出出進進也已有三四輪之多或是拿幾封信進去或是提了一把鉛吊出來門房裏的來客則一個多一個了男女都有俊醜不一但彷彿都與這二爺熟識而且竟有與本宅的轎班攀談客氣的內中有一女客年已半老烟容滿面但是舉止異常風騷裝飾也狠入時帶一副珠耳環不繫裙子真測其所操何業來此何事我每逢這二爺出來一踏必起一種希望直至這二爺不開口我曉得他主人仍未起床亦只好不響又悶坐了一個多鐘頭門房中來客都已進去就剩我一個了正在自漸形穢惱恨交作的時候忽然聽見裏面闐門聲擗砰的一下這個二爺由內直衝而出面帶微笑我急站起身來看是何事乃是一個俊俏姑娘在內將這二爺猛推而出嘴裏還笑罵斷命周陸你要死了呢這斷命周陸一見了我笑容立斂說道主人吩咐馬上就要出門到縣裏去請你明天十一點鐘再來罷我這時雖見不着卜先生但是肯放我回去已是如奉教旨到了明晨九點鐘怎麼亦睡不着了就此起床洗臉又在客棧裏坐到十點鐘動脚到得卜公館時剛剛十一點僅差五分立即投刺求謁那昨天的斷命周陸回道我

飯。但。勿。嫌。怠。慢。就。是。末。言。有。一。個。女。孩。子。兩。個。小。犬。都。在。學。堂。裏。上。課。女。孩。子。是。大。了。馬。上。亦。快。畢。業。就。是。這。兩。個。小。犬。每。晚。回。家。請。先。生。補。習。補。習。國。文。我。想。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一。概。都。應。允。了。

我。這。樣。的。差。不。多。住。了。十。天。半。個。月。光。景。纔。明。白。我。這。東。翁。卜。詩。仁。除。做。議。員。外。身。上。兼。差。狠。多。還。兼。做。着。大。律。師。城。廂。市。的。市。董。魚。肉。鄉。的。鄉。董。普。及。全。節。善。堂。的。堂。董。妓。女。花。捐。局。的。收。捐。員。交。易。所。的。理。事。兼。法。律。顧。問。縣。公。署。的。特。設。諮。議。四。鄉。欸。產。處。的。經。董。機。房。公。會。的。會。長。墾。業。公。會。籌。備。主。任。據。稱。最。闊。的。尙。有。財。政。部。的。名。譽。辦。事。員。和。伊。犁。道。的。名。譽。諮。議。等。職。可。是。一。個。在。廣。東。一。個。在。新。疆。又。因。是。沒。有。錢。的。委。令。上。都。注。明。名。譽。字。樣。卜。先。生。狠。不。高。興。人。家。亦。都。不。甚。曉。得。這。些。招。牌。都。是。從。他。得。議。員。後。陸。續。添。出。來。的。共。計。有。十。三。塊。之。多。至。于。東。家。的。頭。銜。夥。願。與。我。本。不。相。干。但。是。于。我。這。書。記。職。務。上。則。非。但。不。能。說。沒。相。干。簡。直。要。把。我。累。死。了。我。時。常。替。他。担。任。寫。作。這。種。不。倫。不。類。的。信。件。動。輒。十。封。二。十。封。起。碼。况。且。都。是。些。不。在。理。法。上。的。事。或。是。情。節。曖。昧。平。常。說。都。說。不。出。口。的。事。此。刻。看。在。八。塊。錢。一。頓。飯。的。分。上。都。得。替。他。去。寫。替。他。去。辦。偶。然。有。兩。天。專。寫。荐。人。

謀事的信那已經算是十分冠冕十分容易的了。我那東翁每逢到這種利害切已的事。性子又非常之急。看見我在那裏搜索枯腸。想一個如何措詞的時候。往往圓睜了兩隻鼠目。蹩起了三根狗鬚。一回除了帽子。把這長而又尖的頭皮搔搔。一回打打呵欠。彷彿立逼着我的樣子。我向來腦筋中迷信着『書記翩翩』四字。以爲這生涯。狠是清高。而况議員兩字。又是何等的神聖。這纔欣然願吃這堆屎的。我這朋友要早告訴我。是這樣的一個情形。我倒不如去運動一個國務院的秘書。長做做。還恐怕沒有這樣的難受罪呢。

有一天卜議員喊我道。卓輔。你替我趕緊擬一件通函。我問何事。他說。反對廢娼。持持花捐。我哭喪着臉。足足的研究了兩天。還沒有一個絕妙措詞。卜先生着實有些發話。我也急了。勉強就這捐字上着想。說花捐係補助全節善堂等處經費。怎樣怎樣的重要。却忘提了廢娼兩字。卜先生看了。不則一聲。放下手中水烟袋。提筆添了一段道。『况維持公娼。所以減少密賣公娼。陽也。害易見密賣陰也。害難言。如果廢娼。則其陽必抗勢。將盡挺而入於陰。』云云。我看了。縐眉卜詩仁說。你就這樣寫罷。我一一照寫。連信封亦都寫好。給他去看。他先不抽出信箋覆核。將信封一個一個的看了。說

我。這。樣。如。辛。含。苦。的。拿。他。八。塊。錢。一。個。月。連。一。身。的。澆。裏。還。不。夠。那。有。餘。錢。供。給。老。母。的。甘。旨。更。那。裏。來。的。錢。應。酬。親。戚。朋。友。但。是。別。人。誰。來。替。你。算。這。筆。賬。也。有。寫。信。問。我。來。借。錢。的。也。有。恭。維。我。置。身。貴。顯。樓。台。近。月。想。謀。一。個。事。體。做。做。的。甚。至。一。半。朋。友。來。的。信。信。面。上。往。往。寫。着。願。大。人。台。啓。字。樣。尤。好。笑。者。我。這。母。舅。施。履。桂。施。老。先。生。是。向。來。看。不。起。我。的。現。在。居。然。也。和。我。通。通。信。說。能。否。提。拔。提。拔。表。弟。咧。我。心。裏。雖。極。可。鄙。這。種。情。形。面。子。上。總。要。敷。衍。洋。蚨。就。不。免。消。耗。得。甚。大。其。實。堂。子。裏。做。燒。湯。夥。計。的。怕。還。沒。有。我。這。樣。賣。命。的。日。子。難。過。呢。天。天。夜。飯。過。後。還。要。替。他。兩。位。少。君。補。習。國。文。這。兩。位。少。君。除。二。少。爺。年。紀。還。小。尙。不。討。厭。外。獨。有。這。位。大。少。爺。名。字。喚。做。福。官。的。十。二。歲。的。孩。子。了。正。在。淘。氣。頭。上。出。奇。出。格。的。花。樣。都。會。替。你。玩。出。來。我。心。想。照。這。樣。的。混。飯。下。去。必。有。精。神。宣。告。死。刑。的。一。日。幾。次。三。番。想。別。謀。生。計。無。奈。這。種。時。世。謀。一。個。八。塊。錢。的。位。置。談。何。容。易。想。到。這。裏。氣。又。早。已。餒。下。去。了。但。這。卜。詩。仁。卜。先。生。究。竟。還。是。個。好。人。有。一。天。忽。然。親。自。走。到。我。臥。室。裏。來。命。我。寫。一。封。信。給。督。軍。說。開。會。時。在。省。叩。謁。帥。座。面。求。委。派。詩。仁。諸。議。一。節。靜。候。多。時。未。奉。憲。命。倘。因。經。費。困。難。情。願。不。要。薪。水。但。蒙。酌。給。夫。馬。則。感。激。深。恩。自。當。犬。馬。圖。報。再。者。本。縣。放。賬。委。員。現。因。

吞振撤差後任倘未委定詩仁總求栽培心照等語我照樣寫了給他看過狠是得意笑對我說道兩項要求倘能都達目的你試猜其中又有何種文章可做我豎起一個大拇指面諛他道這足見是東翁了不得的地方他道這也並非是我的了不得我前次所以拚命的和棺材店小開爭這一票得這省議員原曉得這錢是決不會白化的又道卓輔我看你近來用度怕有些不夠罷你缺什麼請不妨明告我來設法補償你我想八塊錢一月本來誰說夠用呢難得東家體諒及此真是萬分之幸但不知怎樣期期艾艾的半天竟一句話回答不出卜議員說完這話也就去了

這話說過好些時候有一天半夜裏我正小步庭前貪玩秋月兀是末睡卜先生忽然差人來喊我坐在他烟榻上問我道你也燒一口怎樣我說素姓不能吃吃了就要頭暈東翁請自便罷他慢慢的又吃了一筒吐出一口白烟側着頭就那錫茶壺嘴上呼了一口茶斜斜着眼對我說道那天的事手續已經清楚這塊地皮現在完全歸我管業了我問那個婦人怎樣他道那不怕好在我已和承審員講妥只消判決他三年的徒刑監禁不上一年半載保管閻王爺就要下帖來請他了我說承審員有兩個還是史瑤泉呢還是……他說就是瑤泉這件事你也着實出力你這樣的用度拮

酬報還可說吃他一碗憑他使喚的話倘竟於中分潤豈非連我也萬劫不復麼况這地價目今少說也值四五千塊錢你拿二十塊錢來酬勞我真未免太當我小寶寶了他見我態度猶豫忽又加上八塊錢道這裏另外八元算是這一個月的雙俸是特別之又特別的了你千萬勿再游移我見卜詩仁愈弄愈誤會不知不覺的我這隻萬惡的手就把這錢接過來了

有一天這卜詩仁卜議員似乎很關心的對我說道縣長有更動消息你聽說麼我說未聞他道無論有無其事我想約子卿少甫諸人來此一談先打一個電報到省裏反對一下如果無效後任不論何人也該想一個彈劾他的法子我聽了狠奇後任還不知道是誰怎麼已有了彈劾的資格莫怪民國的官吏好人是不會做的便是這種緣故說時我見他手裏還拿着一軸畫問他何物他說一幅舊畫我打開一看乃是趙之謙的松鶴遐齡真蹟書得真好心想趙搗叔的字現已不可多得畫因不多更覺寶貴問他從那裏得來他笑而不言我心裏明白又是不知在何處用欺騙手段得來的了便不再問但是偷書誑畫自古稱為雅骨議員而居然有此雅骨較之巧取豪奪別的東西好多了這畫就一直掛在我的臥室裏不及還他一天晚上忽見這畫的松樹上用破筆畫了一個

吊死鬼掛在樹枝上。還把這個仙鶴改做一個大烏龜。用練子縛在樹旁。又七歪八繞的寫了六個字道：『此地不可小便。』我細細一看。真是他大少君福官的大手筆。心下着急。喊福官問道：『這又是你鬧的玩意麼？』福官始而呆了一呆。繼而笑笑。不則一聲。我怒極說福官：『你淘氣太覺過分。這畫你曉得現值什麼價錢？恐怕拿了整千的銀子。還沒地方去找。如今被你糟踐。已一文不值。如何是好？』我前月攜來的一部家藏明板唐詩選。你在這上面替我塗得一塌糊塗。什麼『明官小五車』。咧。『明官吃四百日』。咧。我雖心痛萬分。但是我自己的物件。還沒有什麼故。所以也沒有責你。現在你老的問我要起這原畫來。如何是好？誰知福官仍是不嚮。挨在我的床沿上坐了。只是對我笑。我真氣極了。往外就走。想去告訴他老的。後來一想。他老的近來爲省議會開會。時常往省裏跑。條去條來。久不見他。尊範此刻一定不在家裏。不免又跑回臥室。福官却已不見了。只索將畫摘下。收拾睡覺。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待到明天起床洗臉。在枕底下摸錢夾。想買點心吃。錢夾裏空空如也的了。

那日早起。天氣甚寒。北風又緊。竟霏霏揚揚的飄下一天大雪來。我陡的想起現在已交臘月轉瞬。

進來劈口就問我道那阿寶來過沒有我瞠目不知所對後想哦是了問的就是那石板巷販烟土的婦人徐阿寶了該死該死怎麼東家前幾天交代我的話竟自忘了呢我正想回答沒來門房裏周二爺已是領了一個半老婦人進來還是從前般時樣裝束風騷身段但是面帶烟容總覺是個下流蕩婦罷了周二爺對徐阿寶指着我道顧師爺在裏邊呢阿寶不答腔對卜詩仁笑道原來你在家一直的進內又並不和我說話詩仁見了亦笑說道坐車子來的麼隨說就同到裏間去了好半天卜先生出來命我寫一封信給橫街上徐順興銅錫器店的老板徐駝子略云所事談判無效限他三日內帶三千塊錢來卜大律師公館憑律師與徐阿寶了斷從前婚姻關係否則法律解決等語我寫了給他卜詩仁又對我說道交易所消息不佳你那交給我的一百塊錢我替你買了十股本所股票現在非但不能賺錢固為朋友做多頭虧空甚大你的名下也要賠出損失七十餘元另加我替你墊付不敷的股款二十五元共計百番光景你這時倘使沒錢償還亦毋庸急急明年束修可以按月扣除的我大驚無語心中又急又悔豈料吃辛吃苦的一年把名譽人格賣來的一點積蓄還是這樣的付諸悖出不足還要買了身體來贖想起亡過的父親臨終叮囑莫污了清白

家風的話正在痛悔自責的當兒擡頭卜詩仁不見了。懶洋洋的吃過了夜飯正想睡呢。那明官撮手撮脚的掩進我外室裏來。我驚問你這時候還不睡覺出來做甚。我口裏雖這般說。但是明官已有兩天不見。心裏也狠牽記他。明官今年芳齡雖則已有十八歲。却還是一塊天真。而且生得明眸皓齒。盛鬚丰容。性情又非常婉戀。和他的老子詩仁。乃弟福官。大不相同。是詩仁前妻俞氏所生。新近已從女子高等小學畢業。時常到我外室裏來補習補習英文算術之類。預備明年去考師範。風光旖旎。未免有情。我就是最煩惱的時候。只要一見了他的倩影。立刻的心地光明。百體甜適。卿卿我我。時常密談到更深夜半。雞鳴方罷。這時一邊說一邊拉了他的柔荑。在床沿坐下。明官道。阿六又在我媽房裏不肯走了。我知道他說的媽便是前年卜詩仁在普及全節善堂裏憑闕紳士。朱翰林楊舉人娶出來的那一位續弦張氏太太。阿六便是本宅的長轎班了。我問道。阿六不走。做什麼。明官道。算工錢。我道。算完了還不走。想住下麼。明官道。你不要假痴假呆了。他們的把戲只瞞爹爹一人。你還有個不清楚麼。說話時間覺得他口脂的香氣直撲到我鼻觀裏來。我握住他雙手。道。你冷麼。明官搖搖頭說。你幾時回去。我道。不定。你曉得我是已做了你府上的賣身投靠了。明官

將交易所吃倒賬的事告訴了他。他也不帶一回說你回去沒有錢麼。至於明年的事。到了明年再說。這句話就此觸動了我的靈機。已安下明年放生的心思。但是此刻光身回去。又怎樣呢。這也倒好。譬如我這一年做了一夢。如今醒來。我依然是我。反覺身心坦白。一無沾染。明官見我呆呆的。將纖指觸我的右目道。你在那裏想什麼。你明年早些出來。爹爹娶姨娘。請你吃喜酒呢。我驚問娶的那個。他道就是常常來的徐阿寶。

現在我的精神苦痛。總算已恢復了原狀。不在那神聖所在。當什麼清而又高的書記了。但是還有兩件事。很難解決。就是與明官怎樣可以成就美滿姻緣。以及怎樣再找第二個熱心朋友。替我介紹一個八塊錢的事了。

▲西諧拾遺

庸子·上海

一

一少年不時到散太旅館去用膳。因為他家做得好蜜糖。後來他結了婚。特地帶他新夫人去嘗異味。但是這一天席上。却沒有蜜糖。他蹙着眉。問一個相識的侍者道。我的蜜糖呢。那侍者狠疑訝似的看了他夫人。好久。蹙着脚。走開道。先生梅麗。不在此地做了。

二

交易所的股東。在大廳內開敘餐會。進食的時候。內中有一個。面上現出狠不安的樣子。別人問他爲什麼。他道。我記得走的時候。忘把鐵箱鎖了。又一個人說道。這有什麼要緊。我們這幾個人。不是統統在此地麼。

三

侍者道。先生的支票。沒曾把侍者算進。(意謂小帳也)客人冷然答道。對的。我又不吃侍者。

四

一個北方來的客人。駕着汽車。在福羅立達游行。他在路上。看見一條四足有鱗的大蟲。問開車的黑種人道。散姆。這是什麼東西。答道。主人。這是穿山甲。過了一歇。又見水面上現出一件東西。撥拉撥拉的亂跳。他又問道。這是什麼東西。散姆道。這又是一條穿山甲。他主人道。穿山甲是兩棲類麼。他想了想道。主人。是的。穿山甲會吃黑人也會吃白人的。

五

一個人登廣告道。如有人得了我的兩件上衣。不肯退回領謝的。請他來把我的袴子和背心。

齊取去。因爲我留着沒有用處。而且很不願意看見他。哈佛旅館三十一號。

六

妻道。哈羅。這個女傭把我的鑽石戒子丟掉了。夫道。吾愛。不要緊。在他下月的薪工內扣除好了。

七

車站上廣告。寫着「停」「看」「聽」三個大字。一個人看了一遍。自言自語道。這三個字可以代表男子一生的經歷。看見一個美麗的女郎。停了步。看他到娶了之後。你要聽他的囑咐了。

八

麥治道。這照片弄好了。我是要的。拍照人道。先生。我們的規矩。是先要付錢。方可拿的。麥治道。什麼話。剛纔拍照的時候。你不是說隨我在什麼時候付錢的麼。拍照的說道。這不過是使你面上現出些笑容來罷了。

●畫師遺言

陸鄂不
杭州

畫師柳沅老矣。鬚髮如九秋之霜。枯寂之面。與池塘春日之線。波力競其皺。目垂眉蹙。長年不歡。雖當園林景好。風日和煦之際。亦弗能博其顧盼。一笑。然其歡笑時。亦非無有。若得其愛女。婉芳。偎倚。

膝前作種種雅態。以媚老人。則畫師垂闔之目。頓啓蹙聚之眉。亦展枯寂之面。遂平其皺線。不開之口。亦徐徐開笑聲。隨之縱矣。故人苟欲觀畫師笑容者。當視其愛女婉芳在側與否。爲斷然亦有婉芳離側。而畫師獨處。亦肯略示歡顏者。則必在其揮毫作畫神筆獨造之時。愜心應手之作。苟成。則愁顏悶色。亦能暫避。三舍。舍此則春花秋月。美景良辰。舉不足以掃滌其千仞萬疊之愁城。徒令其益增悵怛而已。畫師之狀態。既久久爲人所彰。人遂因其姓而陰錫以佳諡曰愁柳。其女婉芳。嬌好逾恆。願體素孱。弱不勝衣。人又別錫以佳名曰弱柳。久之。人或忘畫師之姓名。但曉其別諡。苟得其一縑片幅。咸珍重視之。曰此畫師愁柳筆也。蓋畫師之畫。落筆妙具慧心。不同流俗。寫生花卉。神到毫端。而尤善描寫高山流水。紅樹白雲。每觀其畫。如入圖中。覺置身清溪幽谷。飄然欲仙。不知猶瀕跡紅塵百尺中也。

畫師雖以畫名。願不肯輕易看繪。偶着筆。亦隨意塗抹。似甚草草。畫成視之。亦靡有弗精。然彼自言。十年來所繪。實無至精極構之作。略愜意者。百中之二三而已。論其平素得意之畫。祇得三頓。一十年前之溪山雲樹圖。畫之以贈至友某君。一則十五年前畫之春宵坐月圖。至今猶什襲藏篋中。將以傳之。愛女尤有一頓。更爲精絕。曰曲水戲鳧圖。畫師但言其繪寫之神。終不言其贈人。抑或自藏。

人有詢之者則愀然曰遺失之矣此中有老夫傷心事諸君勿諄諄致詰也

婉芳年十六長成矣麗冠一邑性復柔曼妙倩之目見人輒笑深閨兒女祇知歡喜不知愁四方問字者接踵來其中具金張之貴崇愷之富潘何之姿沈宋之才者指不勝屈畫師不置可否悉令女自決擇惟殷勤詔其女曰朱紫之貴萬鍾之富皆人之外物非可久恃卽蓮花之貌倚馬之才亦人之外表與真性情無與焉兒欲求婚當求其性情堅摯操守純潔者而嫁之此等人在愛根未固之時不肯輕言愛情愛情表示之後則金石不渝苟嫁其人庶可免中道仳離之嘆彼詩題織錦吟寄白頭之蘇蕙文君皆因無此卓識徒歎一時之富貴才貌未結真情遂傷薄倖致可鑒也婉芳聆父言覺具有至理乃畫老人之肩婉婉言巨旨哉父言兒深味之矣擇人綦難一誤將墮終身兒願弗嫁以了角事父終老父其許我乎畫師聞女言怡然撫女之髮曰兒能納老人言甚當然甯必因噎廢食乃欲效北宮嬰兒之所爲汝須知輕易嫁人固足浪擲一生之幸福然畢生不嫁亦足爲社會發達之障礙非爾父所願也擇人能以巨眼精密察之久久自有所得天苟假爾父年期以十載或及見爾獲快婿以慰吾暮年也畫師言旣視女面女乃默然無言察其狀似以老人之言爲然嚴冬盡矣春色施施然來亭角綠梅數樹首被其榮漸次風光及于紅杏枝頭杏花絢爛時苑中桃

李亦陸續耀其繽紛。至碧桃塢畔。落英滿地。則林間杜宇。聲聲催春去矣。杜宇之聲。不特送春。亦且速園主人之行。蓋值春歸南浦。而畫師亦將魂依天國。至是畫師已病。病且亟。婉芳日侍榻前。奉湯藥弗懈。玉容憔悴。歷數晝夜未寢。畫師平時觀女容。或瘦損。輒憐慰有加。顧今在病勢迷惘中。亦弗省女之可憐。一日晨。爲畫師病劇後之第五日。畫師神識忽清。張目見女侍在旁。頰輔驟削。淚苞其脛。滿蓄弗下。畫師嘆曰。吾病乃苦汝。觀汝瘦無人狀矣。吾老死亦其宜。汝正如含苞之花。開展有時。慎勿以老人故。自損其軀體也。婉芳忍淚答曰。父何言此。生我者父。父苟不幸。女將誰依。前日父病勢殊凶。甚慮或將不起。今觀父神智清明。病似減縮。但攝養旬日。或可復原。敬爲父慶。畫師喟然曰。雛女安知吾命。盡今日矣。神智清明者。俗所謂回光返照也。嗟夫。婉芳育汝十七載。茲將舍汝而去。汝心固安能免痛。然人生會聚自有止期。卽至百年亦有散日。軀體雖亡。靈魂或在。吾與汝精神上。父女之感情。自能永永存儲。無慮漸滅也。吾死無甚遺憾。所未釋然甯貼者。祇爲汝之婚事。願汝毋忘吾當日詔汝之言。終當求得性情真摯之男子而嫁之。則吾瞑目矣。吾寢室中有精製之小篋一。此吾遺物中。至可寶貴者。願汝珍藏。至將與人訂婚時。發而閱之。或可爲汝擇人之助。吾爲斯言實至。有關係于汝終身。汝其謹誌。毋忽。毋忘。畫師言至此。氣逆痰塞。遂棄其愛女而逝。

婉芳自父逝後。形影孤寂。長日伴父遺像而坐。如在生時。人願其虛。惟見少女嚶嚶而泣。輒爲揮淚。

禮

拜

六

閱三年。婉芳服闋。哀痛漸殺。年已二旬矣。顏愈姣麗。若芙蓉玫瑰。遠近少年求婚者。相錯于道。婉芳憶父言。舍富貴才貌之途。別選其性情之真摯者。久之。終無所得。華年逝水。轉瞬間。婉芳蓋二十三齡矣。自背父後。六七載。孤栖。愴然覺不可耐。見鄰娃三五。與已齊年。或弱于已者。咸嫁作新婦。或取才貌。或擇富貴。無苛選性情者。然嫁後。則鷦鷯比翼。愛好無間。似老父之言。亦過慮耳。有時鄰娃歸甯。常就便來。訊婉芳談錄。所屆每及兒女間情。輒述閨房之樂。甚于畫眉。婉芳怦然心動。會有西郊葉生。少擅丰姿。頗具才藻。祖若父亦士林中人。惟家夙寒素。儲無擔石。葉生教授某校。月博薪資。以贍于家。耳婉芳名。頗涉求凰之想。然念婉芳家饒於資。又具天仙化人之容。彼富且貴者。往求。尙遭屏斥。况一窮措大。尤難冀獲非分。會至戚串家。酬酢得見婉芳。婉芳固落落大方。不學舊時兒女。見陌生人。輒作羞態。翩然走避者。偶傍香裾。得通微詞。兩情吻合。頗致繾綣。自後遂時相過。從情好愈密。婉芳二十餘年深藏家。鋼之情絲。至是乃牢繫于葉生之四肢矣。大凡女子。濫其情者。用之易斷之。亦易賣其情者。發之艱。收之亦艱。婉芳固非濫情之女子。用情至慎。不輕易發。及遇葉生。乃不期竟蹤其情。于是有必嫁葉生之意。然葉生求婚。婉芳固猶未卽報許。別葉生後。獨坐靜思。

力求苦心一決。忽憶老父臨終之言。精製之小篋中。及將訂婚時啓之。可爲一助。念啓篋當在斯時矣。乃入寢室。覓篋。篋置舊廚中。廚以堅鑰鎖之。撥鑰開廚。見篋。篋復縮。以精鑰啓篋。視之中無他物。惟有薄楮數葉。楮中字跡。端整識爲父筆。取而讀之。曰。

婉芳吾女。誌之。此紙所記爲汝父傷心之史。吾閱之十餘年。不以告汝。誠以舊事重提。徒增于邑。且懼傷汝之心。擬將此恨。賚諸幽泉。與吾骨肉同腐。將終不汝告也。然觀汝稟性柔婉。乏果敢堅定之質。異日擇婿。或爲一時感情所動。遽便委身。則後來幸運將致乖錯。汝父已死。誰復能爲汝從旁指示途徑耶。是以忍痛書此。示汝。俾汝有所鑒察。勿入岐途。則父泉下之心。亦庶幾可安矣。汝當知汝母非生汝。卽逝者特生汝。後卽棄吾家而去耳。蓋汝母與吾結褵七載。始生汝。生汝兩年前。與吾情好無間。春日評花。秋宵坐月。閨房娛樂。勝於南面。吾亦以溫柔鄉好不復思。鵬舉鯤翔矣。孰知在生汝之兩年間。忽有黑雲籠繞吾室。使吾從後淪于悲境。當其時。吾友同邑徐某。自北都衣金紫返訪吾于家。因識汝母徐美丰。采擅詞章。饒資產。少年作巨宦。意氣殊甚。性復善媚。婦人汝母。歎其儀表才藻。慕其富貴。又爲其甘言所誘惑。竟背吾與之私。吾初弗知也。後察其與吾情誼日漓。而與徐日益親密。始竊疑之。是時汝母已孕汝矣。逮生汝。吾方慶獲掌珠。而汝母自免身後。卽潛從徐某遁往。

不欲宣中菁之羞。因置之弗究。然傷心極矣。抑鬱迄今。終無愉快之日。此非汝母貽我者耶。然汝母之苦。乃更逾我什倍。蓋伊從徐某。未一載。卽爲所棄。欲復歸來。又抱慚而沮。悵惘投尼菴。悔恨成疾。數月而卒。伊死後三年。吾始知之。猶爲隕涕悲其識淺無知。誤墜奸網也。今汝母已死。無可復追。汝方萌芽後日。何可復蹈汝母識淺無知之轍。故及吾病。猶未劇時。手書此事。以爲汝誠。將來擇人。宜勿貪富貴。勿求才貌。若決擇性情。勿偏於溫婉。善言吟風詠月。題箋賦錦之流。凡體製西峴詩。投北里者。大率不免流于輕薄。秉性無恆。有如流水。至可畏也。允宜選擇純樸誠摯。剛果血性中人。能得此一流人物。離販夫走卒。厮養與台。亦可匹偶。勿以其貧賤而棄之。汝能守吾言。則終身可以無慮。不則徒貪一時之愉快。將遺畢世之憂患。慎之慎之。

婉芳讀父遺言。竟袖楮于懷。默坐以思。思父之言。雖當然。吾心坎中之營生論。其性情固甚溫婉。亦甚能言。至揮毫吟詠。作風雲月露之詞。亦甚擅長。豈卽吾父所謂輕薄之流耶。然安得盡嘗天下性情。溫婉能言。與夫善吟詠之人。悉指爲輕薄哉。是吾父之言。亦稍稍過矣。思至此。覺葉生爲人。實無可議。不嫁彼。何以自慰。因決意嫁之一日。葉生來。復懇切求婚。婉芳訥訥然報以允字。葉生大喜而

去。婉芳于是預備作新嫁娘矣。

春色迎人。桃紅欲語。上巳良辰。卽爲葉生婉芳結婚之日。東西鄰里。咸謂措大之福不淺。得偶麗妹。兼獲厚奩。葉生亦以非始願所及。喜聚眉峯。婚後一年中。郎情款款。妾意甜甜。春濃錦帳。夢傲鴛鴦。酒賭金閨。歌廢楊柳。婉芳亦以爲夫婦得人。畢生無憾矣。然則畫師遺言不幾爲過慮耶。乃未幾。婉芳之厄運至矣。葉生久處寒酸。驟挹裙帶餘資。席履丰厚。不思水源木本之所自。飽暖思淫。豪情大逞。走馬楊柳樓頭。訪豔枇杷門巷。詩詠九迷。歌成十索。不惜以室人之產。浪作纏頭。婉芳偶有違言。便遭白眼。帳底燈前。遂時有婉芳泣聲。然婉芳之心。始終繫於葉生一人。俟間復婉言規勸。葉生則反唇相譏。曰。汝愛吾者。才貌耳。然青樓中亦何嘗不愛吾之才貌。寧以吾之蘭成詞藻。叔寶風議。非僅許汝一人。獨占者耶。夫婦之間。無私以汝財。卽吾所有。少施揮霍。豈得便示吝色。汝其休矣。吾非裴談。李老懼。河東獅子吼者。葉生言時。氣勢虎虎。目睜睜直視。揚長出戶而去。婉芳則啜泣無語。時值先婉芳適人之一鄰娃來訪。觀婉芳容色。滲澹細詢。所由婉芳被淚告之。鄰娃嘆曰。姊無悲。妹亦同病耳。初適人時。夫之愛我如奇珍。今則視我如糞土矣。猶謂姊擇得如意郎君。必無薄倖之嗟。孰

▲畏廬師近事

繆子北京

林畏廬師（琴南）年逾七十。精神矍鑠。絕無龍鍾之態。其寓所在永光寺街。每年必一易其門聯。皆係自書。作擘窠大字。新春余往謁。見大門又易新聯。曰「得安夢寐方爲福。飽閱艱難愈信天」。足見此老較近之旨趣矣。

談及吾鄉鈍根先生所主持之「禮拜六」。因詢有包天笑周瘦鵠否。余曰：間亦有之。師曰：瘦鵠及姚鷓鴣摹余筆墨。皆頗肖也。

余問師又號「踐卓翁」。何所取義。師曰：刺董鴻禕也。董爲教育次長。時踏踢學生。故擬以董卓之後。取此號以辱之。及董卒。朋輩來告曰：董被汝踐踏死矣。師又謂當時最愛學生。常爲學生作不平鳴。今日學生不甚讀書。而馳騖於外。渠老懷亦冷落矣。

前數年。師爲海上某報作小說。有「妖夢」一篇。稱蔡子民先生爲「元緒公」。蔡大憤。以此稿皆余所介紹。遷怒於余。時余方肄業於北大法科政治門。越兩三月。即可畢業。竟坐是令余退學。師頗不安。作「送張生出太學序」一文。以相憑藉。然余于學校文憑。固視爲無足輕重者也。

新年中。玻璃廠各南紙店。皆以名人書畫。張于窗櫺。清秘閣所張者。皆師所作山水。余偶過之。見有雪景一幅。題詩一首。曰『世變年來日愈亟。杜陵雖作亦無詩。老夫長日攤書坐。聊當寒江獨釣時。』孤懷亮節。洵有非世俗所能見者矣。

師喜觀劇。一日華樂園程豔秋與譚小培演汾河灣。小培飾薛仁貴。道白至『不知他貞節如何。他若守節。將他認下。他若失節。將他殺死。』等語。師坐余側。聞之。罵曰『混賬。』蓋深不以此殘忍之詞。意爲然也。

梅蘭芳于元宵節。演上元夫人。清歌妙舞。極一時之勝會。師亦策杖往觀。顧不得座。幸遇羅慶公。延之同坐。及陳德霖扮王母登場。操絃者爲田寶鈴。本唱青衣。其年齡視德霖尤老。久已不登台。但爲德霖奏琴耳。師詢慶公。此拉胡琴之老者爲誰。慶公曰。此乃青衣之老前輩。猶之翰林院中之陳。叟。老。耳。師大笑。

踐卓翁小說。已改名爲『畏廬漫錄。』現正在印刷中。此亦師所語余者也。

鈍根按。林琴南先生將有小說餉禮拜六。現正在撰述中。預告愛讀諸君。度甚樂聞也。

昔王威廉第一位時有大臣名赫立特者爲人精悍而果毅以戰功聞於時願心地編有特甚幾不

能容一物。同時有倭魯者。德之貴胄也。其戰功不亞於赫立特。而心地之褊窄。則過之。二人同隸大將毛奇部下。每戰則二人咸誓死力爭。以是所向無敵。毛奇之所以能樹大功於普魯士者。泰半出自此二人之力。蓋二人者。實不啻毛奇之左右臂也。

赫立特與倭魯。素不相能。及均以戰功顯。更相處。若仇寇。遇則以怒目相向。發一議。則互相對。蓋赫立特。意中。以爲無倭魯。則彼可獨享盛名。除毛奇大將外。無復有出其右者。而倭魯之意。亦正與之相同。

初德皇族卡利菲爾有公主瑪利者。美而慧。待字閨中。人既艷其貌。復涎向奩。以是求婚者絡繹不絕。戶限爲穿。然主尙德不尙貌。苟其人品優者。卽貌寢亦無妨。故問律者一概謝絕。而獨屬意於赴武夫倭魯。蓋欽其武略高超。而談吐爽直也。

倭魯之於公主。未嘗不羨其貌美。而奩富也。願自慚形穢。恐要求而不允。故亦未敢啓齒。主則陰使人風示於倭魯。倭魯喜出望外。急踵門申明來意。主亦極道慕沈。頃刻間婚約已成。而主之身屬之。倭魯矣。

赫立特亦爲欲尙公主之一人。聞倭魯之與公主締婚約也。於是啣之刺骨。

一八六六年普奧宣戰。赫立特與倭魯均從毛奇出征。凱旋後。赫立特以功擢少將。倭魯亦以功擢爲次將。

次將之位置較少將低一等。倭魯自思其功與赫立特較自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少將乃爲赫立特所奪。心中至爲不平。因亦銜赫立特。甚至倭魯與赫立特乃各懷傾陷之心。

未幾而普法之戰爭又起。二人意以爲是正復仇之大好機會。於是各竭所能。籌所以報復之策。構思有頃。忽鈴聲從大教堂內傳入。彼二人耳鼓內似對彼二人曰。

速革爾心兮。助爾德強。

協力猛進兮。挫法之鋒鋦。

上帝之所最嫉兮。兄弟鬩牆。

速悔乃過以登天國兮。其樂洋洋。

二人聞是音。頓如夢覺。各釋其昔日之宿怨。同效力於普魯士。後果戰勝法蘭西。而昔普魯士遂執

歐洲牛耳矣。

看書者曰：設二人間是歌而仍不覺悟，則不僅德國不待歐戰而即失敗，即赫立特德魯者亦均堪
首於法人矣。

中國兩大軍閱讀之，當作何想。

▲歌樓趣語

聊止齋主人 北京

去臘鄂中名優爲窩窩頭會籌款。演義務戲于第一舞台。梅蘭芳與楊小樓等反串夙蜡廟。梅扮黃天霸。楊扮張桂蘭。座客極一時之盛。梅之新寵福芝芳。每值梅登場。必坐包廂中觀劇。是夕亦往。及楊小樓扮張桂蘭上場。報名小樓乃曰：『張桂蘭又名福芝芳。』座客爲之闕堂。而全場目光乃注射于福所坐之包廂。福頗有兩腴之色。亦梨園之趣話也。

尙小雲有義父某。爲某國人。于小雲色藝頌揚備至。小雲近生一女。某于其所主持之報紙上。大書其事。並謂：『降生之際。祥雲繞室。』云云。讀者無不匿笑。

程豔秋新排弓硯綠一劇。演十三妹與安公子締婚事。極受觀者之歡迎。花臉郝壽臣扮鄧九公。丑角慈瑞泉扮狗勝兒。配搭均好。狗勝兒被捕後。鄧九公詢之曰：『爾乃不知十三妹乃吾之徒弟耶。』慈應聲曰：『你唱花臉。他唱花旦。怎麼會是你的徒弟呢。』台下大噱。

丑角陸金桂。能戲極多。其腹甚巨。故都人皆稱之曰「陸大肚」或僅稱之曰「大肚」。其子鳳琴。演花旦。亦略有姿色。或戲以「小肚」稱之。則謔而虐矣。

●噫汝何爲乎哭

夏岡生 北京

我這樣懇切的問伊。以爲伊或者感激我而答我。但是伊仍舊傷心痛哭。我想哭是人們一生不免的一樁事。各人有各人所爲的而哭。哭夫。哭母。哭父。以及哭兄弟姊妹。哭子女。伊是哭這裏頭的誰呢。若論伊哭音。這樣痛。伊的淚。我敢說委實由心血化成的。那麼或者是哭夫。然而世界上有幾個好的丈夫。能感動他妻子。這樣真正的痛淚。連那潺湲悅耳的水流。被伊哭得也嗚嗚咽咽。吞聲飲泣一般。過了亂石叢立的橋孔。咳。你是不是哭夫。其實呢。我固然不知道你的夫婿何如。不敢胡亂批評。據我的眼光看來。越是痴情女子。伊的丈夫。大半不怎麼有愛情。經濟充裕的呢。仗着錢財。便可以隨意討妾。貧窮的呢。他雖愛不上別人。卻也不愛你。我看你的面貌。較着平常美人兒。要低下二十分。而且手指粗黑。決不是富豪一類。那麼你的夫婿。果真不愛你。貌和財。只知道愛你的愛麼。假設不是這樣。他良心上對你的辜負。實在教人有點慚愧。你灑的熱淚。未免太不值了。

伊坐在河邊一塊頑石上。仍舊哀哀的哭。除了我和小鳥以外。再沒有什麼有知覺的物件。知道伊

是哭停了一會我忍不住又問伊道求你告訴我你是哭誰呢哭爹麼伊痛哭流涕的說
道先生請你不必問我我是世界上最傷心的人我無時無地不傷心我的笑我的哭我的靜默統
統皆是代表我的傷心你雖好意問我爲什麼哭我更忍不住的傷心先生呵你還是和你的朋友
到繁華熱鬧的所在消遣消遣去或是和你妻子兒女享享家庭樂趣去或是伴着父母打打小牌
去或是邀同兄弟姊妹聽聽戲看看電影去何必嘮叨不休問我這傷心人的閒事不更致我傷心
上又加傷心麼你問是否哭爹我可以告訴你我有五六十歲的老父也有愛我的丈夫可是他們
皆是些教我傷心的人裏頭的人

我詫異得了不得真敢說有生以來從沒有遇見過這等奇人父親沒有死丈夫又愛伊總算極有
幸運的人爲什麼還哭呢而且言語玄妙不可思議好像我這陌路相逢的人也足使伊傷心倒弄
得我非但啼笑皆難即使不啼不笑也難了呵不錯常聽人說母女是最親愛的伊大半是爲着娘
傷心呢

我用那求憐一般的聲音道你不要怪我煩絮我也是傷心人呢你是不是哭娘這是不錯的爹僅
能掙了錢來養活你說不到愛字惟有娘愛女兒真和愛他自己的心一樣你穿少了伊怕你冷多

了。又怕你受了熱吃多了。怕你停住食。少了。又怕你餓你頑皮。不作針線。不讀書。伊愁你將來吃苦。你用功了。伊又怕你傷了身體。你有一點傷風頭痛的小毛病。伊便急得飯都吃不下。睡也睡不穩。你長大了。伊便留意替你定婚。你嫁了夫婿。不幸狠壞。伊便心痛。對不起你。伊勞心勞力的。這樣苦。况作兒女的。幾曾見過有一個誠心孝伊的。你能從心底裏想着伊。忍不住痛哭。我實在佩服你。崇拜你是個孝女。

伊仍舊哀哀的哭。並不答我。

一個樵夫遠遠唱着山歌走過來。一見我們便笑嘻嘻立住了。看看伊。又看看我。笑着道。伊是趙家村。刮刮叫有名的女瘋子。哭是伊第一個。在行真是趙奶奶那樣好的人。一生只養了這一口。不爭氣的東西。活活讓伊氣死了一人。沒有一個睬伊的。你理伊則甚。我忿忿道。請你少出惡言。你說伊是瘋子。你簡直是天地間第一個大蠢牛。他狠知趣。挑了柴便走咧。

這時太陽已經藏在松林後面去了。遠遠看見上來三五道炊烟。和游龍一般。直往高處捲。枝頭上。鳥雀好像宇宙裏所有的愁煩。全包含在他們小小的腦府裏。便發出悲泣也似的啼聲。和着伊的

伊的哭聲越發淒涼委轉。入耳心酸。我唏噓着問伊道。

「噫。汝胡爲乎哭。」

▲噴飯小記

葉身康上海華成銀行

體素肥碩。恆自厭惡。就治於某醫。醫長歎曰。甚矣。飯之爲祟也。因作噴飯小說。藉以自懺。蓋效留侯辟穀而未能。而學周公之三嘔三吐云爾。

泰山輕於長城

某小學教師評改課卷。至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句。遽問曰。爾亦知泰山之重量乎。泰山之重量究爲幾何乎。生瞠目不能對。倉皇曰。昔曾問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執事。據云泰山輕於長城。每罐約重三兩云。其師乃戲評其後曰。泰山不足重。或改老人頭較妥。蓋老人頭實較泰山爲重。并加細註一行曰。老人頭者。雪茄烟名稱之一種也。

交易所如賭博中之搖攤

某友初來上海。與余談交易所事。嘗比之爲賭博中之搖攤。余訝曰。交易所固類如賭博矣。何以

獨如賭博中之搖攤。友乃牽余裾而走望平街。乃見某交易所左右門上。寫有斗大之進出兩字。指示余曰。搖攤有進門出門。此交易所亦有進出門。非賭博中之搖攤而何。嗟乎嗟乎。滬上自投機事業之交易所勃興以後。盡以毫無準備之本所股票狂收狂買。金迷紙醉之徒。幾無一日不昏沉顛倒於其間。曾幾何時。而理事長告退。而經紀人逃亡。視其所有。祇贖洋房一所。木板數方。即貶之爲賭博中之搖攤。猶有餘辜也。(待續)

●一年

●瞿寒影●上海

這時正是好春天氣。太陽掛在天空裏。似乎在那裏笑。花兒柳兒都好像含着。一種溫煦和悅之氣。很興頭的。在風裏搖擺。這時候某校正開着運動會。運動員正興高彩烈的。要比一比四百四十碼賽跑咧。他們這一場運動。不打緊。却撮合了一對青年男女。

陳世俊這天因爲運動員之一是他的朋友。所以特地來參觀的。時四百四十碼賽跑。恰巧是他朋友第一。他不覺大喜。連忙用力拍掌。一時忘乎所以。手舞足蹈起來。一個不留心。踏在一個人的脚上。那人正是一位女學生。伊雪一般白的帆布鞋上。給他踏了一大塊黑的。世俊不覺驚得呆了。連

忙陪罪不迭。那女學生連說不要緊。不要緊。一雙鞋。一雙鞋。拿出來。試了一會。沒有一點事。世俊這才鬆了一口氣。

散會了還不休。

他們倆回家之後。都不約而同的起了一種感想。陳世俊一想。像家珍這樣又溫柔又美麗的女子。世界上恐怕再找不出第二個來咧。黃家珍一想。現在一班少年。大概都是粗俗不堪。像陳世俊這樣溫和個儻的少年。真要算不可多得的了。今天在無意中碰着這樣一個好朋友。真是僥天之幸咧。一星期後。他們居然通起信來。從此以後。他們便一天親密似一天。不知道甚麼時候。他的約指便到了伊的手上。伊的約指也到了他手上。

禮堂門口懸燈結彩。人家都狂了一般搶着進去看。一對新人立在上面。人家都嘖嘖的道。這真是天作之合呀。他們倆認識還不上五個月。現在却結婚了。伊和他也都微微含着笑。好像默許這話不差似的。

光陰真快。三十天蜜月。一會兒就過了。誰知陳世俊和黃家珍的愛情。正同由赤道赴北冰洋一般。愈走愈冷。起初就像火一般熱。誰知過了一天便冷似一天。陳世俊對於家珍。起初就是有些事不如意。也能敲曲爲諒解。後來過一天便覺得他討厭一天。有一次世俊因爲家珍做錯了一樁事。說

了他幾句。家珍也不相讓。反唇相譏。兩人便鬧了一場。世俊便賭氣冲到外面去了。從此以後。他們倆的愛情中間使起了一層隔膜。陳世俊看他妻子房裏沒一件東西不惹人厭。輕易不肯踏進一步。在外面的時候。有說有笑。一進了房。便惱起來。常常要借題發揮的來罵家珍。家珍也不肯相讓。冷譏熱諷。互相諷罵。甚至於用武。沒有一天不是如此。

春光明媚。又是好春天氣了。律師的事務所裏。來了一雙男女。雙方同意。願意離婚。各自簽了字。這事便成功。原來男的便是陳世俊。女的便是黃家珍。他們倆已經離婚了。

唉……他們倆結婚離婚。一共還不到一年。

今日交際場中。如陳世俊與黃家珍者。多矣。既無三年五載之交誼。又不辨性情之能久。合無間。否。違爾而婚。宜其占脫幅也。吾書至此。爲之擲筆三歎。

寒影識

▲轉灣的文字

哀時
上海

我們中國的文字。有揚之可使上天。抑之可使下地的妙處。例如訃聞和哀啓上面刻的不自隕。滅百身莫贖等字樣。很像以身殉親的樣子。乃不料下文却輕輕的轉出窀穸未安。勉襄大事。或

看洪承疇的傳文殺吾君者吾仇也殺吾仇者吾君也兩句自文其過的地方是何等的聰明所以洪憲功臣梁士詒等既可下令通緝就可以下令特赦既可下令特赦就可以下令上臺不過多做幾篇轉灣的文字罷了所以安福罪魁段芝貴等運動特赦也不過做了幾篇轉灣的文字那原沒有什麼希罕的只可憐那些無名的小卒白白的送了小命不能夠享受同等的待遇小的吃苦一句話實在是不錯呢

●潔癖

一 孫小姐的潔癖

孫小姐是陳知府的長孫女所以人人都稱他做孫小姐這是前清時代官宦家的老風派卻說陳知府死後有三位公子三房之中例有幾個兒子祇是女兒就單單有這孫小姐一個是長房所出大凡物件都是越少越奇越珍孫小姐是麟中之鳳生當盛時不用說是陳家的掌上明珠寶愛無比因此養成他一副醜脾性誰也要讓他幾分單講他那種好潔的怪癖恐怕元章也不及他萬萬呢

鄭萃夫
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一座很精潔的小房間裏地上都鋪着白石當中有一幅兩尺高的短牆把這間房間做兩段短牆裏面放着兩個橢圓形白色大磁盤兩個圓形白色小磁盤牆外兩壁挂着兩個全身大鏡地上擺着一個西式玻璃櫃兩個衣架四把白布蒙着的沙發椅一排四個面盤架乘着四個細花瓷盤短牆上面一頭五個洋瓷大面盤一頭五個小洋瓷漱口盤每天清早就有一個很刁巧很整潔的婢女把這大小一十四個瓷盤洗刷得乾乾淨淨的等候着

八點半鐘的光景孫小姐起來了領着那個婢女進到這沐浴室裏來那婢女先把短牆旁邊的自來水喉擣開沖了手然後把牆上的漱口盤和兩個中號的洋磁盆都盛滿了沙漏濾過的冷水走到玻璃櫃邊開開櫃門拿了一條白色乾毛巾一盅肥皂兩條掛着的濕毛巾一條是淺湖色的一條是燕黃色的放在盛滿冷水的兩個盤裏來浣洗先把肥皂搓了一回這孫小姐卻立在他身邊監督着孫小姐叫一聲搓那侍婢便把手巾用力的搓孫小姐叫一聲蘸那侍婢便把手巾蘸幾蘸這孫小姐一連密密的搓——蘸——搓——蘸——搓——蘸——搓——蘸的叫着那侍婢也依着他命令一搓一蘸一搓一蘸的做着好像那做滑稽雙簧的一般洗了兩盤水又換兩盤水足足搓蘸了有幾百

下這孫小姐方才不叫那侍婢就停着把毛巾擣乾走到室外叫別的用人打了兩桶熱水來放

下這孫小姐方才不叫... 一盞和暖的水給孫小姐沖了手然後又用肥皂洗了
一回用手巾抹乾那侍婢方才又在櫃裏拿了一盞香皂兩瓶一號二號的牙粉四隻有長短毛軟
硬毛分別的牙刷出來把這四隻牙刷放在第一個漱口盤裏洗了三盤水然後撈起來分別放在
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那四個漱口盤裏又把第一個盤換了一盤清水給孫小姐嚕嚕嚕的漱了
一回口第一盤水完了便向第二個盤裏拿起牙刷傾些一號牙粉（烈性的）擦了一回第二盤
水用完又拿起第三個盤的牙刷用第二號牙粉來擦（緩性的）擦完第三盤水依次到第四盤
第五盤也就不用牙粉五盤水都完了那侍婢便把面盤架上的四個面盤通通都放好了沙漏濾
過的熱水把淺湖色的毛巾放在第一個盤裏燕黃色的放在第三個盤裏他的定例是一條手巾
管兩盤水的起初兩盤都是那侍婢搗好手巾擦着香皂給孫小姐擦面在後兩盤不用香皂便是
孫小姐自搗自擦洗到第四盤水這水色却和沒有洗過的一樣清澈這才罷手用乾毛巾又擦了
一回然後出去那時鐘已經敲了十一下了那侍婢便把孫小姐剛才用過的器物一樣樣的收拾
乾淨又換了兩盤清水孫小姐已經梳好了辮再走進這沐浴室從新又洗了一回面擦些脂粉却
已是十二點大半鐘了這就是孫小姐每天早上的功課若是晚上洗澡的手續不知還要怎樣講

究他也不肯給人家瞧也沒人說給我聽我就不得而知了但聽得人家說他後來嫁了一個已經衰落的大家子弟靠着孫小姐的妝奩錢鎮日坐在家裏來伴着孫小姐那時孫小姐每晚必要他丈夫關着門和他一同洗澡於是室外的人也就聽得孫小姐洗澡時搓一蘸一搓一蘸的聲音了

二 張太太的潔癖

東方微露出魚肚白的顏色此時天還沒有大亮一間大屋後園的汲井上有一個媽媽在那裏汲水嘴裏咕嚕着怨道一張嘴像吃糞來似的每天起來總要漱得五六盤水這還不打緊怎麼這樣刁巧折福要洗什麼原氣水呀就是人家汲過三幾桶也不見得這井水就會醜醜起來啊怪道呢好好一個洪福大富的家宅如今給你洗到清清光家敗人亡青年守寡翁姑兒女也沒一個還不知道修修下半世看你怎樣結局呢這媽媽一壁汲水一壁這樣喃喃的怨罵着

「元氣水」「元氣水」這名詞夠新了我活了二十多歲從沒有聽過這樣新鮮的名詞後來探聽得這個媽媽是張太太的第三等用人原來這位張太太也是一個天字號的好潔人日間所用的水必要每天早上沒有人汲過的井水汲了幾十桶放在家裏預備他用這叫道「元氣水」這

富豪有錢有勢。這張太太便擺足架子。自己的用人也分三等。第一等是貼身使用的。俊婢祇在房下出入的。第二等是在外面供奔走的。媽媽。第二等是在第一等和第三等之間供傳遞的。他自家個人所住的地方。除了沐浴梳洗等室。不計臥室之外。隔着屏門。便是廳廳外。又是一個長房。每座的門內。都放着幾雙用人的鞋子。設如那一等用人有事出外回來的時候。走到長房門外。須要換一雙鞋子。走到廳前。又要換過一雙。進房裏來。也要這樣。有時他自己出來房外。或是大堂。或是客廳上。坐着立着。那些二三等用人。或是外來的人。向他跟前走過。他就當堂罵你。不是說你的飢餅氣。薰着他。就是說你衣服上的塵埃。撲着他。立刻跑進自己的沐浴室來。洗面換衣服。咧食飯呢。張太太有張太太的米和小菜。是用最上等細米和元氣水。盛在一個薄瓷飯盅裏。放在衆人所食的飯錢當中。一同炊熟了。然後先把他的飯盅拿起來。另用別的器具弄好了菜。然後給他食的。飲茶呢。他的茶葉要用開水泡過一回。淨了再泡第二回。方才肯飲。他丈夫有時打街外回來。不是洗澡。過把衣服也換過。張太太定不肯和他同睡。張太太母家人雜了。廳堂廊院都攪得糟了。他說好像。是獸圈一般。輕易不肯回去。有時萬不得已。便把自己的各等用人。大小器具和糧食。通通都帶回。

去用斷不肯動用母家一物也不許別人動他的器物的有一天張太太來了母家洗面之後他用
人忙着去拿脂粉便不及把面盤洗手盤收拾有一位外來的親眷代張太太母親抿了頭不曉得
這洗手盤是張太太的順便淨淨手張太太見了便立刻叫人把這洗手盤拿了出去不再用了這
位親眷後來聽得這事很覺羞慚

張太太嫁到夫家的時候翁姑早末有了家裏祇有他夫婦倆這位張先生是做官的年中倒也掙
得一萬幾千銀子儘穀他們去散誰知到了五年張先生一病嗚呼去了張太太家裏祇有自己一
個是主人便沒有人和他同房住宿比從前倒可以潔淨得多祇是來路斷絕了但他把丈夫的用
人一概辭去也把自家的用人減少幾個祇用兩個貼身侍婢一個梳傭一個大姐兩個媽媽一個
廚夫照這樣過去計他的積蓄儘穀他一生快樂哩誰知四年之後張太太果然應了那汲水媽媽
的話兒刁巧折福沒得好結局祝融氏在夜間來光顧張家霎時間火燄熊熊燒到大堂張太太關
着房門睡着儼然不知幸得他的廚夫劈門進去拖起張太太張太太慌得一步不能跑那廚夫也
顧不得自家身上醜醜負了張太太出來那時大門已經被火陣封住祇得打屋後廁所的後門救

骯髒污穢的屋子裏再捱半世那從前洗手受辱的一位親眷聽得便微微笑的說道如今獸圈裏也要他住哩

▲禮拜六的趣味

凌影女士 廣東

梁寶貞伊是個天真爛漫十五歲的女孩子一天到晚只曉得玩耍別的事務都不過問有一天伊的哥哥梁寶昌由北京某大學回來養病寶貞就日夜伴着伊的哥哥要他講解故事寶昌被伊糾纏得沒有法子就打開他從北京攜來的書箱拿了一大盒禮拜六小說遞與寶貞寶貞一看見那畫上的美女曉得金世亨與丁悚兩位先生畫的伊就很歡喜後來看到鈍根和瘦鵝兩位佳作竟喜得手舞足蹈不能自禁伊的哥哥寶昌對伊說道你不要這樣你看到後來更有趣味呢（不受酬）

●解放

朱瘦狂 北京

那天北京某處開賑災游藝會鳴笛一聲跳舞台上開幕了鋼琴徐奏出來了一位妙齡女郎風鬟霧鬢錦襪革鞋襯着那花也似的臉兒柳也似的腰兒雪藉般的玉臂螭螭般的粉頸越顯得嬌豔

欲滴。依着那琴聲。按節合拍。一往一來。忽徐忽疾的舞起來。真像穿花蝴蝶一般。這一來把台底下整千累百的人。看得個個眉飛色舞。嘻開了嘴再也合不攏來。至於那班太太小姐們呢。更是交頭接耳。你指我點的說道。這便是某部科長的女公子。裘家芳女士。有的道他是解放女子的明星。這時大學生白耀連。挨近台前。瞧得最是清楚。連那一陣陣的濃香粉馥。也隨着好風直衝進鼻管裏。白耀連頓時魂飛出竅。化作一股白氣。射到裘女士身上。左右前後。纏繞不休。他那自己身軀。早已呆若木雞。一雙眼珠。直挺挺的只是發怔。這副神情。比衆不同。便是當今畫家丁悚見了。怕也描摹不出。原來白耀連是一位風流放誕的少年。他的學問程度。雖剛湊上大學預科。但是他那淫嫖資格。却已足當一位冶游大學的優等畢業生了。所以有時要獻才能。便胡亂作就幾篇評花捧妓的大文。署了別號。投登在各種花報上。要是有興。還得約朋引類。你唱我和。把一張小報。鬧得天昏地黑。那小報主筆。知道有大學學生的大著來惠顧他。還不是一百倍歡迎麼。這種風氣。在北京首善之區。看得很爲平常。倒算不得甚麼回事。唉。看官啊。作者嘮嘮叨叨了一大篇。不過要把白耀連的歷史。略略一表。還須言歸正傳。

話說白耀連正在看得出神的當兒。忽聽得人叢中大叫幾聲好啊……好啊。驚得衆人一齊回顧。

原來是二位身穿黑短衣。歪戴黑呢帽的。在那裏像捧坤份也似的怪叫。敢情也因樂而忘返。情不

自禁。就把原有的拿手本領。容容易易的獻了出來。這一下。不打緊。却驚動了白耀連的靈魂。慌忙和女士香軀。宣告脫離。逃歸原舍。這纔如醉方醒。如夢初覺。待看衆人。漸漸零落散亂。擠到門口。和水一般的瀉了出去。再回看台上時。却已錦幕雙閉。在那裏行送客禮了。白耀連這時。也只索垂頭喪氣。慢步出來。回到校裏。和衆人談起裘家芳。却沒有人不應了一句「久耳大名如雷貫耳」的老套話。但是究竟神交的多。晤識的少。竟沒人憑着機會去嘗試過。所以到底不曾明白裘女士的品性怎樣。耀連聽了。更是急得和熱石上馬。蟻樣一般。一想念間。彷彿又見裘女士的艷影。立在面前。和他嫣然一笑。冉冉自去。從此白耀連終日神想恍惚。如痴如醉。後來好容易打聽得同學辛仁。和裘女士有些關係。卽忙冒冒失失去請問他。怎奈不作周方的辛仁。知道他平素行爲。未肯老實相告。終究吃白耀連纏得沒法。纔說裘女士是他表妹。人雖個儼。但是素來眼界很高。不是胡亂交友的。耀連急道。別管他眼高不眼高。只要你肯介紹。別事就無須勞駕了。

星期日的午後。白耀連和裘女士。在中央公園初次晤面。無非說些諛美仰慕的話。裘女士只索謙讓不迭。這日他們倆見面時。耀連裝得萬分誠實。百般溫柔。論他臉子。也還算得眉清目秀。看將起

來。真不愧一位學優品潔。神聖不可侵犯的大學生。無如裘女士在交際場中。已是司空見慣。他芳年雖未到二十。但生就玲瓏剔透的心。和明察秋毫的目光。最能鑒別人品。所以一見耀連。口中不說。心內早已明白了幾分。便是後來辛仁不指示他。也不致陷入迷津。裘女士既有成竹在胸。對於這種人。自然視同浮雲過眼。一回兒忘得幾乎人影也沒了。和白耀連的狂熱比將起來。恰巧成一個反比例。從此以後。他們倆偶然相遇。裘女士還是照例有說有笑。不過意思裏說道。『你這鬼兒。鬼別在睡夢裏想吃天鵝肉啊。』但是耀連怎能諒解他的意思。還道是三生夙緣。一見相投。看他待人接物。和藹可親。一言一笑。委實覺得香噴噴。甜蜜蜜。直透到心窩裏。要不是前世坐穿幾個蒲團。今生再也修不到這種艷福。想到這裏。兀的不把白耀連快樂得手舞足蹈起來。

有一天。裘女士剛從姊妹們家裏開了音樂會回來。只見案頭置着一封信。原來就是白耀連寄來的。折了一看。但見開章明義。猛可地加上吾愛兩字。再看下文。無非說些自由戀愛的大道理。家芳看了。倒是嗤嗤發笑。生怕留在字紙籠裏。辱沒大文。特地虔誠請祝融氏代終收藏。整整過了一個月。白耀連盼不到回信。就一連寫了幾封。像雪片般的投來。女士沒奈何。還他一封。不關痛癢的。平常回信。總算慰慰他。一片痴情。那知道這封平常回信。白耀連看得比婚約還重要。鄭重要不然。那會

車水馬龍。門庭如市。把一所裘宅。四周圍滿。道路交通也斷絕了。原來這日是家芳女士的父親裘觀穆五十壽辰。衙門裏一班同寅。和親戚朋友們。都來捧觴上壽。自然熱鬧非凡。但逢到他年年生日。總然這樣。倒也不算希罕。論到裘觀穆這人呢。實在福祿雙修。他平日間除了上衙門劃一劃到。再也找不出別的事做。臨到發薪時候。那白花花的銀元。就到了手。所以安居優養。越發覺得身廣體胖。老而彌健。今天又值他的壽辰。果天人逢喜事精神爽。忙忙碌碌。好不起勁。好不歡喜。直把一雙尊眼。笑迷迷的合剩一條縫。正在這當兒。霍地有僕人送上禮來。裘觀穆待等一看。頓時把剛纔的笑容。一筆勾消。另換上一副目瞪口呆的尊容。足足呆了幾分鐘。恰巧給賀客都贊一眼。瞧見便在傍笑嘻嘻的說道。裘翁……這倒是一份福祿壽喜的大禮金。待我看來是誰的……呀。原來是令坦……白耀連……咳。這重親事。你們那時定的。我們也應慶賀。爲甚麼誰都不給知道呢……都贊話還沒說完。一眨眼裘翁却已不知去向。這時裘翁進內。火急喚他女兒前來。聲色俱厲。指着了罵道。你這不識羞的賤人……你好……你竟沒聲沒響的自由定婚。連父母也不要了……你口口聲聲。效法西洋。這事倒比西洋文明。還要進步。誰說女兒自由給婚。連父母也不應知道……

唉。我說年輕人到底沒有自持力。沒得知足心。甚麼游藝會咧。跳舞會咧。演說會咧。我總由你自由行動。絕不干涉。要知道這原是我特許你的。別當我因為你時常談些自由解放。男女平權。就能嚇得倒我。使我再不能管束你啊。唉。你現在竟越鬧越不成樣了。要是再不管你。我自己雖不打緊。怕不把旁人笑死麼……哼。誰來冤屈你……還要杖着利嘴。不信你自己去看……這難道是假的麼……到底是甚麼回事。要是沒有個確實表白。從此再也休來見我。

光明日報的主筆彭君。在北京報界裏。很負名望。憑着一顆熱心。一身俠骨。再能平人不平。誰不敬重他。欽佩他。裘家芳負了不白之冤。沒處伸訴。只索也去求着他。彭君聽了。歎口氣道。唉。你為的求解放。竟求出不測之禍來了。但我也沒得別法。只是第一要給你父親明白一個究竟。你到底是他女兒。誰家父母不愛兒女的。他也許一時氣憤。慢慢地總會明白過來。我勸你千萬別耍心灰罷。家芳道。這番事情。實是給我一個大大的教訓。我於此就可以想見世界上的男子。委實可怕不過。像白爛連這種人面獸心的。正多着咧。

從此活潑潑地一個裘家芳。交際場中。漸漸斂跡。因為被家庭束縛住了。好似一隻溜繩的怒馬。忽地失足陷阱。動彈不得。還是免不了伏伏帖帖的俯首就範。又好似一顆燦爛明星。無端被一朵烏

雲遮蓋着。不知道甚麼時候。纔能雲開星展。重放光明咧。

▲我最歡喜禮拜六的原因

王念聖 上海

我最歡喜的是禮拜六。因為我在最煩惱最不樂的時候。讀了他。能夠使我轉為快活。掃除一切不適宜的事情。

我最歡喜的是禮拜六。因為把他放在書架上。便增了許多雅氣。否則即俗。

我最歡喜的是禮拜六。因為我買了幾本贈送親友。他們都是極滿意的答謝我。

我最歡喜的是禮拜六。因為我在患病的時候。讀了他。雖則臥在牀上。並不覺得有什麼鬱悶。反而得着極有趣味的小說。過度那長日。

我最歡喜的是禮拜六。因為我的弟弟妹妹。下學回來。必定請我講故事的。自從讀了他以後。便揀些最有趣味的小說。或是笑話。講給他們聽。我的弟弟妹妹。總是歡歡喜喜的稱頌我。我最歡喜的是禮拜六。因為他裏面有許多諧語。真是能夠解頤的。

我最歡喜的是禮拜六。因為在嚴寒的時候。身體及手足。極覺得冷的。倘然閉着門窗。燒着火爐。捧着。他。朗朗的高誦起來。冷也不覺着了。至於趣味之濃。更不必說了。

我最歡喜的是禮拜六。因為他的內容。一篇有一篇的精神。一句有一句的妙處。讀到快活的地方。能夠令我開口大笑。讀到悲傷的地步。也能夠令我生出許多感慨。

我最歡喜的是禮拜六。因為他的著述者都是當今的大文豪。況且又是頂長久的老牌雜誌。所以。以看來看去。總是看不厭的。什麼能夠令我不歡喜呢。

我最歡喜的是禮拜六。因為我最親愛的朋友。一禮拜中。只有禮拜六日和我會面的。所以他的封面上換了顏色。就是我和最親幾的朋友晤談的日子。我很歡喜和我的朋友常常晤談。就歡喜禮拜六永久存在世上。（願受雜誌）

●小說模型

許·塵·父·上海

大小說家張先生在著作界中。差不多享了三四十年的大名。這人記性狠壞。他做小說的屋子裏。擺着許多的粉牌子。長約二三寸闊。約寸許。上面畫着許多人物。人物旁邊又註着他的名字。或男或女。或大或小。都註得明明白白。又有一張特製的寫字檯。大小抽斗。總共有二三十個。抽斗外面也寫着生死逃亡。出仕行乞等字樣。他想好了小說的資料。先將書中應用人名。一一畫圖註名。方才開筆做到這人出世。據他把這人的牌子。放在出世的抽斗裏。要是做到這人死了。便把那牌子。

找出移到死亡的抽斗裏去其餘窮通貴賤得失興衰統統照此辦法再也不得舛差的因爲他做的稿子天天刊在日報上自己可不留底稿怕一時檢查不便鬧出遺漏乖訛的笑柄來所以不得不借重模型做個著作的器械他這模型如此重要所以這著作的屋子裏無論何人不得進去生怕人家不慎倒亂了他的模型

這位張先生他生平有一樁奇怪的脾氣從小兒就不喜歡講話到了年事增長他的不講話的程度也格外增高有時兀坐在他的著作室裏往往幾天幾晚不講一句話兒人家曉得了他的脾氣也不去和他多說什麼因爲對他說了他也沒有答復何必多費一番唇舌呢張先生的夫人李女士也是大家出身也能認得幾個字兒苦於不甚高明這年他母家出了一樁事故因相去遼遠沒有的確信息况且張先生也好久不到岳家去了李女士便要他趁着年底光陰到他母家走一踰張先生脾氣雖然古怪對於他的夫人却是感情很好的聽了夫人吩咐便點點頭兒說了一個好字他這樣的回報算是簡單極了但在夫人心中却似張先生已經對他說了千言萬語似的不覺笑逐顏開忙忙替他預備行裝收拾鋪蓋又派了一個下人送他同去好代他做個說話的機關布置好了催他上道臨走的時候夫人又吩咐了許多悅話張先生只微微應了一個是字夫人又說

家中之事。有我替你招呼。你可不必記。張先生又應了一個好字。一歇工夫。倒累他說了兩句話。兒這也算很難得的事情了。

張先生到了岳家。恰喜事情已了。岳家因他長久沒來了。歡迎得了不得。硬要留他過了年。方才送他回去。張先生一路上總靠着這個用人替他傳話。這下人也真伶俐。他曉得這番任務非常重要。因為回到家。中奶奶面前的報告。都在自己身上。所以老爺的一舉一動。和他岳家的事情。統統牢記在心。預備到家之後。替他老爺銷差的不料事兒太巧。這下人才到家鄉。就得了急病。勉強送他主人到了家門。已經不能說話。倒把夫人急得什麼似的。忙忙的將他送回家去。這一來。別的還不。打緊最苦的是張先生。少了這個惟一的傳話機關。他記性又壞。又不願講話。夫人自然得不到他的明白報告。再三盤問。先生也只說得幾句簡單的話。由其實他除了這幾句話。也沒有什麼記得的了。

張先生出門之時。他夫人曉得他的脾氣。隨便什麼聞見之事。都要拿來做他的小說資料。苦於記憶不真。每每顛三倒四。所以和他沒法。將他這小說模型。叫他帶在身邊。隨時註上名兒。預備回來之後。可以供他的著作。先生到了岳家。一路上總沒可記之事。倒是他岳家的事情。頗有小說意味。

他○便○將○岳○家○諸○人○和○他○們○對○面○的○人○凡○是○有○關○係○的○一○一○寫○在○粉○牌○上○面○等○他○回○到○家○裏○當○晚○就○著○手○起○來○夫○人○雖○不○十○分○通○順○他○母○家○幾○個○名○字○總○是○認○得○的○見○他○把○許○多○粉○牌○都○寫○了○母○家○人○名○便○曉○得○他○要○把○這○事○來○做○小○說○了○心○中○却○也○歡○喜○從○此○也○常○常○到○他○窗○外○偷○着○看○他○把○這○些○粉○牌○子○提○來○放○去○的○鬧○着○一○天○張○先○生○正○在○做○得○起○勁○手○中○提○着○他○岳○丈○的○粉○牌○倒○惹○得○窗○外○偷○看○的○人○眼○巴○巴○的○瞧○着○他○要○曉○得○他○爹○的○運○命○究○竟○該○進○那○一○隻○抽○斗○中○去○正○在○鬼○念○忽○然○張○先○生○回○頭○咳○唾○見○窗○外○有○個○人○影○一○閃○一○閃○心○中○一○驚○早○不○覺○把○手○中○粉○牌○跌○了○下○去○說○也○奇○怪○他○這○粉○牌○恰○恰○不○偏○不○倚○的○丟○在○那○隻○死○亡○的○抽○斗○裏○面○一○面○出○去○望○那○窗○外○偷○看○的○是○什○麼○人○誰○知○那○人○已○在○那○裏○噫○天○啊○地○的○大○哭○起○來○了○

張○先○生○見○他○夫○人○這○般○傷○心○倒○把○他○嚇○了○一○跳○忙○忙○的○看○了○一○回○也○懶○得○去○問○他○什○麼○緣○故○只○微○微○的○嘆○了○一○聲○竟○自○回○到○書○房○再○去○做○他○的○小○說○去○了○夫○人○因○見○張○先○生○將○他○爹○的○粉○牌○丟○入○死○亡○的○抽○斗○裏○料○道○他○爹○必○定○死○了○又○是○悲○苦○又○恨○張○先○生○這○般○薄○情○這○等○生○死○大○事○也○不○肯○說○一○聲○兒○便○破○着○張○先○生○的○規○例○哭○進○他○的○書○室○裏○去○張○先○生○大○為○驚○駭○正○待○責○問○那○家○中○的○人○聽○得○夫○人○哭○聲○統○統○趕○了○進○來○把○這○向○不○通○行○的○禁○地○一○霎○時○成○了○熱○鬧○之○場○這○才○把○張○先○生○急○得○走○頭○無○路○起○來○

只○一○手○指○着○了○夫○人○把○頭○亂○搖○

夫○人○一○面○哭○一○面○把○他○老○父○已○死○的○話○告○訴○衆○人○衆○人○聽○了○也○都○哭○將○起○來○張○先○生○聽○了○這○話○更○爲○
 駭○異○他○這○時○不○能○不○開○口○了○輕○輕○地○說○道○那○有○這○話○夫○人○聽○了○夾○而○兒○暈○了○他○一○口○道○你○還○要○瞞○我○
 呢○我○的○爹○爹○就○是○你○的○丈○人○你○不○看○爹○爹○的○面○也○該○看○我○的○面○怎○麼○這○等○重○大○消○息○也○不○告○訴○我○聽○
 算○你○善○忘○不○見○得○無○心○至○此○稱○你○懶○說○不○見○得○無○情○至○此○你○到○底○安○着○什○麼○心○兒○待○我○這○般○薄○倖○張○
 先○生○聽○了○總○是○摸○不○着○頭○兒○腦○兒○只○得○又○用○盡○氣○力○迸○出○一○句○話○來○道○沒○有○這○事○夫○人○聽○了○跨○步○上○
 前○將○他○這○撈○什○子○的○死○亡○抽○斗○抽○了○出○來○揀○出○他○爹○的○這○塊○粉○牌○兒○來○一○直○送○到○張○先○生○臉○上○道○你○
 說○爹○爹○不○死○怎○麼○將○他○這○粉○牌○丟○到○這○不○祥○的○抽○斗○裏○去○張○先○生○看○了○一○看○不○禁○大○爲○駭○異○想○了○一○
 想○連○自○己○也○模○模○糊○糊○起○來○好○像○他○岳○父○沒○有○死○又○像○真○個○死○了○一○般○因○爲○新○近○前○回○岳○家○之○事○他○
 岳○父○幾○乎○一○命○歸○陰○他○的○記○心○又○壞○又○分○明○從○死○亡○抽○斗○裏○抽○出○他○岳○父○的○粉○牌○兒○來○所○以○弄○得○他○
 糊○裏○糊○塗○弄○不○明○白○了○也○就○禁○不○住○流○了○幾○點○無○聲○之○淚○

張○先○生○的○夫○人○哭○了○一○場○即○刻○穿○起○孝○服○又○替○張○先○生○辮○髮○上○也○梢○了○一○根○白○線○兒○又○要○虛○設○靈○位○

遙○祭○亡○父○又○要○喚○和○尚○道○士○設○懺○超○度○正○任○忙○亂○頭○裏○那○跟○了○張○先○生○同○去○的○下○人○却○病○愈○回○來○見○

了這等情形。大爲驚異。忙問岳老太爺。是幾時去世的。小的們在那邊時候。他還是好好的。一病都沒有。我們臨走之時。他還步行送了一里多路呢。怎麼一下子就委屈了。一家人聽了這話。更是萬分的詫異起來。夫人忙問那下人。倒底怎生一回事兒。那下人才把他岳家之事。詳詳細細說了一遍。夫人這才放了心。也將瞧見張先生丟那粉牌的話。告訴下人。連下人也弄不明。不自起來。便去拿出張先生做好的稿子。一看果然沒有說他丈人死亡的話。一家子登時喜逐顏開。都來問張先生。究竟怎樣弄得這般舛差。張先生搖了搖頭。慢慢的又回他書室。自去做那小說去了。

▲絲廠怪現狀

徐恬審烟公司
上海英美

小說週刊禮拜六。發行至今。凡社會上種種人情鬼蜮。莫不盡形燭照。有益世道。深慚無辭可讚。故我謂小說週刊禮拜六。誠男女界問世之寶筏也。然於工場之黑暗。則尙不多見。不佞由是不自揣忖。將在絲廠中所耳聞目覩之事。謬行臚陳。先爲投稿諸君作先鋒使者。蓋以不佞昔亦絲廠中職員之一。個中之暗無天日。慘無人道。言之裂眦。聞之冲冠。而受痛苦最甚者。莫若打盆女子。打盆者。凡繅絲之先。需將生繭置于沸水盆中。且煮且調。待繭熟頭（絲頭）得。乃盛於鐵鏟中。遞給繅絲女工。此等工作。悉皆年白七歲以上。十四歲以下之幼女當之。工資自一角至二角。

不一。倘此打盆女子。偶或未將生繭煮透。則縲絲女工。必以盆中之沸水。用竹筴灑向彼打盆女子之身。〔恬按此種虐端。數見報載。〕甚或將針刺之。廠中職員。〔俗曰管車。〕有時見之。非特不加喝阻。且更肆虐焉。故此等打盆女子。皆耐苦之江北人。充之他鄉人。寥寥無幾。故打盆女子之畏縲絲女工。較鬼魅尤甚。誠所謂見影生怖。謂予不信。若執打盆女子於途中。而問之曰。若廠中縲絲女。〔俗名做絲人。〕待汝善乎。則莫不搖頭曰。兇甚。每晨十時左右。廠中詬誶之聲。如秋蟬東嚮。西應。至午時始斂蓋。以隔日縲絲之成績。須於下日。由稱絲間一一表諸簿上。某也。條絃不齊。某也。絲折頭庸劣。而管車者。即因而頓足怒斥。縲絲女工之疏忽。俄而此等縲絲女工。將所受之氣。盡行發洩於打盆女子身上。憶大王廟某洋絲廠之打盆女子。因小故被縲絲女工毆斃。旋由有司處以六個月之徒刑。并撫恤。苦主結案。但將來此等打盆女子。有升為替車者。則其殘辣之手段。加諸打盆女子。較縲絲女工為尤狠毒。諒以其在打盆時代。所受於人之痛苦。盡行施報於同類之身。所謂替車者。即代理縲絲女工之謂也。倘做絲人如廁或停工。即以替車者暫代。故絲廠中之打盆女子。無異日處荆天棘地之中。雇值最微。而痛苦獨深。此非不佞過甚之詞。實

縲絲之言也。未知諸業公會諸董事先生。亦肯為人道計。加以取締之乎。至於縲絲女工。其苦

無語打之人人且容貌楚楚者偶有疎忽則管車者柔聲和顏曲爲譬解苟或正言直斥則被責之女工翌日必停工甚或跳槽（改至他廠之謂）如此則管管車者必蒙空車之影響甚而因空車額多被總管車或經理申斥此時之管車真所謂啞子吃黃連有苦說弗出迨散工後親到此負氣而停工之女工家見則曲意賠小心百般認不是待他一笑或俏罵一聲始已因此而結成不解緣者比比皆是憶成都路某老廠之管車謝泮林引誘一同姓不宗之縹絲女工被家族察惡即行偕遁至今緝票未銷凡鄰居該廠左右暨與該女工相稔者莫不知之且面貌姣好之縹絲女工類皆位置於車之首端此種女工咸具有三項資格一相貌姣好二工作超羣三則與管車者有瓜葛是也故凡絲廠中之管車員莫不有關係之女工在焉甚而所識之女工果交游如鯽者則必相牽牽引同在一廠工作如此等帶有多數女工之管車員非惟無空車之虞且可驕視儕輩傳得總管車或經理之寵任且於收鮮繭後生意亦可蟬聯（廠例收鮮繭時定職員之去留）否則飯碗打碎別謀高就管車員而有心腹之女工亦有數利焉一無空車之憂二可以串同膝頂空牌冒領工錢三不需出洗衣錢換下之垢衣污服即可由若輩代爲洗滌之四可博得上峯寵任而獲多數之薪水且紅利亦可因而遞增管車員之弊既如右述而更巧莫如朋

分○工○資○繅○絲○女○工○之○工○資○胥○視○若○輩○之○工○作○而○定○自○二○角○五○分○至○三○角○五○分○而○座○次○車○之○首○端○者○必○皆○獲○得○大○號○之○工○資○因○與○管○車○者○有○瓜○葛○故○也○譬○有○貼○心○之○繅○絲○女○工○言○明○工○資○每○日○三○角○而○於○總○管○車○前○故○意○吹○噓○其○工○作○如○何○優○美○須○給○以○大○號○之○工○資○（○廠○例○管○車○員○無○釐○訂○工○資○權○防○弊○也○）○如○此○豈○非○每○日○多○得○五○分○迨○月○終○發○付○工○資○時○該○女○工○即○將○一○已○所○應○得○之○數○外○餘○悉○奉○諸○串○合○之○管○車○員○依○此○類○推○而○至○多○數○豈○不○妥○而○又○夥○耶○今○不○佞○更○述○稱○絲○間○之○女○工○以○繅○絲○女○工○較○之○奚○啻○天○壤○即○就○工○資○論○較○大○於○車○間○容○貌○服○飾○則○更○非○繅○絲○女○工○所○能○企○及○凡○絞○絲○之○女○工○咸○爲○絲○間○老○大○之○心○腹○而○接○頭○及○搖○絲○諸○女○士○則○爲○絞○絲○女○之○同○伍○苟○非○其○類○終○必○被○擯○而○去○絞○絲○女○工○亦○有○首○領○（○俗○名○那○麼○溫○）○而○此○首○領○亦○即○絲○間○老○大○之○心○腹○而○結○有○歡○喜○緣○者○也○若○輩○衣○時○式○甄○金○練○足○革○履○間○有○鼻○架○托○力○克○者○蓋○皆○中○等○人○家○之○女○也○工○資○分○二○種○搖○絲○者○自○一○角○八○分○至○二○角○八○分○年○自○九○至○十○四○五○不○等○絞○絲○與○接○頭○則○自○三○角○至○四○角○五○分○皆○青○春○好○女○自○十○六○七○至○念○二○三○胥○皆○香○氣○襲○人○煞○是○可○愛○倘○絲○間○老○大○偶○有○更○動○若○輩○亦○必○隨○之○而○進○退○惟○絲○間○老○大○皆○使○君○有○婦○絞○絲○女○工○頭○則○羅○敷○無○夫○非○是○憐○才○愛○卿○實○因○飯○碗○關○係○結○以○肉○慾○之○情○庶○不○別○去○常○爲○我○用○設○計○之○毒○莫○甚○於○斯○而○此○世○情○未○諳○之○少○女○尚○以○爲○絲○間○老○大○愛○慕○最○深○矣○以

因此間有聞酸風而致春光外洩者。有時絲間之小職員。偶與絞絲女工。口角則絲間者。大必於經理前袒女工。而譖同事。甚有因而辭歇。因此凡屬小執事。莫不向絞絲女工。獻殷勤。否則難免被擯。絲廠之黑幕。非片紙所能盡。不佞略舉所聞。難免疏漏。尙希此中有心人。爲我續之。

百代公司

烏龍院 第二段

一言冒犯宋公明罵一聲閻雪嬌無恥的賤人曾記得那年遭旱荒你母女三人來至在鄆城遭不幸爾的父傷了命你的母賣爾身葬爾的天倫從清晨賣到午時正午時賣到近黃昏大老爺打罷了退堂鼓衙前來了宋公明從頭至尾將你問說明根由買你的身吾爲你改造烏龍院吾爲你化了許多金吾爲你父母堂前少行孝吾爲你捨了夫妻情恨不能趕出烏龍院



總發行所上海四川路仁記路九十九號

唱片目錄與
機器價目另
印有樣本函
索即寄

上海亞香公司

其洲華倫創製
香亞有限公司



雪比聽明花比容

本公司雪花
膏花露水質
地純潔氣味
芬芳冰肌玉
質之仕女用
之助妝則相
得益彰矣



保特靈明獨老
 表式價亮一牌
 行異電不懸省
 廠械路交擬舊
 工燈機天風燈
 程架脚燈扇泡



行器電德巴依
 號十七百又語電
 號三十一馬五海上海

第二天晚上小蔡便到大亞旅館開了七十五號房間靜候七小姐到來他的唯一目的要想騙他這下千塊頭不料計謀不成反遭一頓毒打也是他作惡的報應這且不在話下是晚到了八點鐘七小姐方才嫵嫵而至不料他丈夫也在裏面令了些多狐羣狗黨呼盧喝雉的大尋開心內中有位姓李的剛巧送他的堂差出來走到三層樓電梯口却遇七小姐上來他因爲吃喜酒的時候鬧了幾夜新房所以認得七小姐他當作七小姐特地來干涉他丈夫在此胡調連忙三脚兩步跑回房裏氣喘吁吁對着姓張道不好了你的新夫人來了快點匿在牀底下罷休要給他瞧見反連我們罵在裏面姓張的笑道你這個人真是無用傢伙見了妻子這樣怕法倘然爺娘來了不知道要怕到怎樣地步我到不懼怕他還要出去請問他來此趕什麼走到門口非但不見自己妻子連別個女人也不見一個便對姓李道你這個人慣造謠言這些事情有什麼打棚呢姓李的急道我明明看見他上來何以忽然不見呢莫非他找差了房間麼然而他上來的時候那個甯波茶房也看見的你若不信我便喚他進來問問清楚免得你怎般着急說畢就按着電鈴不到半分鐘那茶房已經跑了進來姓李的問道方才有位打辦的少奶現到那裏去了茶房道現在七十五號蔡少爺

房裏談天姓張的不聽猶可一聽頓時滿面通紅目眦幾裂連忙搶步出去見門緊緊關着乃向鑰匙孔裏一望果然他妻子和一個不相識的男人手挽手的坐在沙發上談心那時他房裏幾個朋友也都跑了過來姓張的便命他們助着自己一齊攻門小蔡正向七小姐花言巧語一心要騙他的五千塊錢忽然聽見門聲隆隆那扇房門也吱吱作響好像便要坍下來的樣子曉得必定有什麼亂子七小姐嚇得面如土色連忙匿在被窩裏因為他早已聽出自己男人的聲音小蔡見勢頭不對直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祇得束手受縛不到五分鐘門已豁然而倒衆人一擁而入見了小蔡也不問皂白拖住了拳足交加痛打一頓後來看看他奄奄一息勢將垂斃衆人方住了手姓張的便向被窩裏拖了七小姐出來一連掌了他幾句耳光不料他受了這一頓打膽子反大起來便怒目豎眉對着他丈夫罵道你這個小殺千刀我和表兄在此談話和你有什麼相干你自己日夜在外面胡調是應該的麼我今天也不要活了和你拚命同死罷說着便拿起茶杯向他丈夫面上猛擲過去幸虧躲得快否則早已頭破血淋了後來幸經衆人將雙方拉開姓張的便命衆人將小蔡拖起教他寫了一張伏辯略謂以後決不敢再來勾引他妻子並且不准暗謀報復和毀壞他名譽小蔡胡亂寫了幾句加上手印衆人方才放了他出去

當晚七小姐被他丈夫押回家裏被他公婆痛言一番還有幾位尖嘴姑娘也來冷笑熱嘲的譏罵他早晚被幾個娘姨監視了休想出房門一步過了四天忽然見自己家裏的乳娘跑進來輕輕說道張家因爲你做了壞事已將你離了婚現在太太命我來接你回去七小姐無法可想祇得包了幾件隨身衣服跟了乳娘回去現在且說小蔡被他們這一番痛毆後回到家裏請個醫生吃了些傷藥臥了一禮拜始愈後來這事被包太太所知便不命他出去天天晚上要睡在家裏小蔡無奈祇得惟命是從有一天小蔡吃過中飯正和幾個隣舍又麻雀忽見娘姨進來說道外邊有個年幾狠輕的女叫化口口聲聲的要見少爺小蔡一想我交了些多女朋友從來沒有做乞丐的便放了牌出去一看不覺大吃一驚你道是誰原來就是雪珍見他衣服襤褸面黃如蠟小蔡恐被別人看見面子上有些過不去便喚他到汽車間裏便問他道你得了這些多橫財應該錦衣玉食的享福爲何反弄到這般地步雪珍未曾開言早已淚流如注泣不可仰後經小蔡再三催迫他始半吞半吐道我自從捲了溫蘭茜這筆鉅款後便跟了娘姨逃到蘇州消聲匿跡的住了兩個禮拜差人到上海來打聽也沒有什麼風聲我便放大了臉到園門看看戲或到留園去吃茶獨自逍遙頗覺怡然自得後來我在文明大舞台看戲忽然遇見唱新戲的黑牡丹我所做的事情他在上海早已知

道我○心○裏○雖○則○不○願○意○和○他○招○呼○然○而○恐○怕○他○洩○漏○我○的○秘○密○所○以○祇○得○和○他○假○意○談○笑○孰○料○他○進○步○得○步○處○處○壓○制○我○威○嚇○我○並○且○硬○要○我○將○所○有○銀○錢○和○他○對○分○那○時○真○像○啞○子○吃○黃○蓮○說○不○出○苦○後○來○被○他○纏○繞○不○過○祇○得○分○給○了○他○小○蔡○道○爲○何○不○逃○往○別○處○去○雪○珍○道○我○何○嘗○不○想○到○這○條○門○路○因○爲○他○暗○裏○勾○通○了○娘○姨○沒○有○一○刻○不○防○備○我○有○一○天○晚○上○約○摸○三○點○鐘○晨○光○睡○夢○中○忽○聽○得○房○裏○有○脚○步○聲○我○連○忙○喊○娘○姨○隔○了○多○時○一○個○人○也○沒○有○答○應○此○時○心○裏○別○別○跳○個○不○住○獨○自○不○敢○起○來○深○恐○被○賊○暗○算○祇○得○蒙○被○而○臥○好○容○易○挨○到○天○亮○起○來○一○看○見○房○裏○幾○只○衣○箱○都○已○不○翼○而○飛○後○來○細○細○打○聽○方○才○曉○得○都○被○娘○姨○和○黑○牡○丹○偷○了○去○那○時○並○且○肚○裏○有○了○九○個○月○身○孕○日○用○浩○大○無○法○可○想○祇○得○將○剩○下○來○幾○件○衣○服○典○質○化○用○等○到○臨○盆○後○益○不○能○支○一○個○人○睡○在○牀○上○真○所○謂○呼○天○不○應○不○到○兩○天○那○小○孩○已○經○凍○餒○而○死○幸○虧○隔○壁○有○位○耶○穌○教○徒○見○我○這○般○貧○苦○就○送○了○我○到○天○賜○莊○醫○院○裏○去○養○病○過○了○一○個○多○月○見○我○稍○有○起○色○便○令○我○出○來○那○時○連○宿○處○也○沒○有○晚○上○便○在○玄○妙○觀○裏○和○那○般○男○叫○化○一○同○棲○宿○被○他○們○百○般○凌○侮○不○堪○勝○言○後○來○我○在○一○個○男○叫○化○袋○裏○偷○了○幾○角○錢○連○夜○逃○到○火○車○站○買○張○四○等○票○到○了○上○海○雪○珍○講○到○此○處○聲○顛○不○復○能○續○小○蔡○心○裏○雖○則○恨○若○刺○骨○然○而○見○他○這○般○形○狀○到○覺○可○憐○起○來○連○忙○安○慰○他○道○此○處○不○是○久○居○之○處○我○今○給○你○五○塊○錢○快○去○找○

個旅館安身才是小蔡見娘姨東張西望的找他便摸了五塊錢給他入內而去。過了幾天小蔡偶閱新聞報見本埠新聞欄內載着某小客棧裏一無名女丐病斃其中後來跑去一看果然是雪珍等到出來不覺落了幾點傷心淚暗想花容玉貌這樣一位美人現在弄到怎樣下場雖則孽由自作然而他致死原由都被那浮伶黑牡丹所害倘然有日被我遇見定必糾人打他一頓略爲雪珍報怨雪仇這且不在話下是晚小蔡正和包太太睡到半夜時分忽聽得包老爺在外大叩房門這一驚真將二人鬼魄都嚇掉了閱者你們知道包老爺遠在北京何以在此夜深入靜時突然來到上海呢其中自有個原故因爲當時溫蘭茜被雪珍捲逃後他曉得小蔡必定有同謀行爲便將小蔡和包太太通姦的情形一五一十寫了快信去告訴包老爺包老爺因爲未得證據不便發作所以此番來滬他便不動聲色到了深夜去叩房門小蔡是已經在大亞旅館吃過苦頭他便不顧死活開了窗望下一躍頓覺頭昏目眩死了過去等到醒來已經住在醫院裏門口站有一個巡捕他曉得必定被包老爺控告過了此處必定是工部局醫院無疑了後來問了那個巡捕果然被他猜着那巡捕又道下禮拜一你便要解公堂了小蔡又問他包公館現在怎麼樣那巡捕道那我不知道你到了公堂後自然會知道的。

到了禮拜一。小蔡帶上手拷。被幾個巡捕押解到公堂。小蔡站在被告欄內。見告他的人。除包老爺。外。還有張公館。多請了外國律師。控告他那中西會審官。一翻舊簿子。見小蔡是個過犯。實罪老不。可。這就判他監禁五年。永遠逐出租界在下的上海秘密也。暫告一段落。他日有暇容當再續。(完)

醫學博士余雲岫先生

內科專家

擅治肺癆

毒門打針

妥速精巧

本診所 愛而近路均益里 電話北二八零七 門

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分診所 新世界旁大北地

毯公司樓上 電話中央四四九 門診下午三時至

七時 出診下午四時至五時又九時至十一時 醫

例 門診一元號金一角 出診五元車資一元 特

診加倍 豁公贈登

西神殘客鬻文直例

頭墨磨人不自聊秋心寸寸卷芭蕉家風遠媿紅鵝換潤格親題學板橋

文例 壽序(駢文)每篇五十元 散文減半碑記 墓誌(駢文)每篇八十元

散文減半 詩詞題件每首二元 頌誄雜文每篇十元

楹例 壽屏每幅二元 篆書倍直 楹聯四尺二元(篆隸書)四尺以上倍直

屏條每幅二元(篆隸或四體書隨點)過小者減半 扇面每扇二元

篆隸書及小楷雙行隨點 冊頁每頁二元 墓誌專件另議 榜書

尺內者每字一元逾尺者倍直 (篆書) 市招同 約日取件

辛酉九秋尊農王蘊章自定

收件處 上海寶山路存仁里三弄底一七九號

通訊處 上海楊樹浦滬江大學

社會小說 良情小史 自由女 玉田恨史

惟是編則不然原原本本皆詳紀
當時實人實事雖點綴鋪叙之資
料亦無絲毫假借故其離合曲折
之情即窮形盡相之態度無一不
栩栩欲生絲絲入扣此等從實事
上生出之天然層次結構天然節
目呼應諸君欲一見吾中國自由
萬萬之真相耶請速來購幸勿失諸
交臂焉
每部洋裝一冊大洋二角

天虛我生以所著玉田恨史付刊
行世哀感頑豔讀者無不十淚世
多傷心人一腔熱淚正苦無處揮
灑易弗購玉田恨史讀之現已出
版每冊收回紙印本二角

坤閣 常覺 醉蝶 鈍根 謹啓
丁棟 梅郎 振之 劍秋

上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
中華圖書館代發行
分售處 各大書局

所不許
翻印
版權

編輯者 鍾根
理事編輯 鍾根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電話二四九五
分售處 各大書局

小書 定價 一元五角
全一冊 一元五角
角二二二角四元

日本... 加郵費四分

小書 定價 一元五角
全一冊 一元五角
角二二二角四元

咳疾全愈
如釋重負

惟 有 專 門 治 咳 大 醫 生

唐 拾 義 久 咳 丸

有 此 能 力

每 瓶 一 元 每 打 十 元

上 海 三 馬 路 父 子 藥 房

